

國家圖書館



002541008

總策畫／陳水在

總編輯／楊樹清

總校訂／龔鵬程

主編／楊再平



金門民間傳說

唐蕙韻 ● 著

19
.08



《金門學》叢刊 KM009

金門民間傳說



唐蕙韻／著

金門縣政府 印行

673.19/205.08
8646
85
v.9

目錄

金門民間傳說

唐蕙韻·著

《金門學》總序：

金門。空中起百代文章	陳水在	VII
金門。天地間的清音	龔鵬程	IX
金門。大歷史下的一頁驚奇	楊樹清	XI
《金門民間傳說》序	金榮華	XV

壹、前言

1

- 一、金門的人文風景——從金門國家公園的設立談起
- 二、文化的景觀窗——民間文學與民間文化
 - (一)民間文學的特質
 - (二)民間文學的範圍與分類
- 三、金門民間傳說的價值
 - (一)民間文學各體裁的性質特色
 - (二)民間傳說與神話、故事及其他
 - (三)金門民間傳說的價值

貳、金門的自然與人文背景

19

- 一、金門的地理與自然環境
 - (一)地名

國家圖書館



002541008

《金門學》叢刊 ⑨

III

金門民間傳說

- (二)地理位置與面積
- (三)地理環境與氣候
- 二、金門的歷史與人口來源
- 三、金門的社會與人文概況
 - (一)城鄉與縣轄行政區域簡介
 - (二)人口及其分布
 - (三)社會財經概況
 - (四)民情風俗
 - (五)宗教信仰

參、金門民間傳說的搜集整理

47

- 一、民間文學之採錄與整理的必要
 - (一)民間文學之搜集整理的意義與目的
 - (二)採錄的必要
 - (三)整理的意義和原則
- 二、金門民間傳說的搜集整理與現有成果
 - (一)編寫記錄方面
 - (二)採錄與整理方面
- 三、當代金門民間傳說故事的口傳概況

肆、金門民間傳說

63

一、金門地方文獻記載的傳說故事

1 牧馬侯陳淵／2 助靈夫人／3 牧馬王陳淵幽婚林氏／4 飛爐遷廟／5 神靈巡弋／6 臚魚由來／7 陳顯卜葬螃蟹穴／8 黃偉德感天地／9 七鶴戲水／10 千年靈蟒轉世蔡復一／11 蔡守愚一騎一卒平雲南／12 許禦夢墨／13 許禦才名／14 採瓜揪藤／15 金門名人傳奇／16 岳神轉生張廷拱／17 盧若騰陳淵後身／18 靈印治病／19 寶劍玉印／20 許百萬／21 米籃葬母／22 石板曬翹／23 蔡攀龍尋靴打勝仗／24 戰功神助／25

李光顯紅蛇轉世／26 鬼鳥／27 本編附錄

二、近年的採錄整理

(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民間文學小組採錄

1 古寧頭始祖的由來淵源／2 水頭黃氏與李姓的淵源／3 畚箕穴／4 山灶之牛／5 西洪的風穴／6 雙鳳穴／7 圍頭皇后與金門太監／8 鯊魚拍沙／9 張太監／10 張永監／11 五馬拖車穴／12 金門城的雙「帝」廟／13 獅牛望月／14 剪刀穴／15 烈嶼的由來／16 盧遠／17 太武山的米岩洞／18 烈嶼與仙姑傳奇／19 蔡攀龍舉大旗／20 蔡攀龍與金磚照牆／21 盧大人舉軍旗／22 陳顯／23 浦頭與陽翟不往來的原因／24 鄭成功殺妻

(二)金門唐蕙韻採錄

25 黃百萬／26 烈嶼與水頭海邊銀白帶的由來／27 米籃穴／28 許百萬／29 陽翟公牛穴／30 榜林紫蓮寺的觀音佛祖／31 朱文公治土虱精／32 雙鯉湖的關帝爺／33 皇帝娘金口蔭外家／34 相皇公故事／35 邱良功／36 貞節牌坊的故事

參考書目

139

離家與返鄉——自跋

143

附錄一《金門民間傳說》人名索引

149

附錄二《金門民間傳說》相關地名及位置圖

附錄三

「搶救台灣民間文學資料」座談會紀要 159

《金門學》叢刊總序(一)

金門。空中起百代文章

◎陳水在

金門雖為蕞爾島地，自古文治武功卻蜚聲遐邇。先民自晉時中原板蕩，避五胡入浯關壑；唐時設監牧馬，成為戰騎供應地；宋時朱熹主簿過化，文風興盛，歷代人才輩出；明末鄭軍據島抗清，並為轉進台灣驅荷之跳板，現時又為戰役紀念國家公園文化聖地。草關迄今，凡一千六百餘年，歷代氏族之移入，匯聚諸多中華燦爛文化。

上下古今，金門人文之奇，金門賢聚（厝）出身的明尚書盧若騰在《募建太武寺疏》中說：「若夫人世之內，海上之奇稱者，我浯而外無兩焉。」浯就是浯洲金門。金門文武二山，太武山「蜿蜒起伏，挺為巨巖，尊嚴莊重之勢，不屑與翠阜蒼巒爭妍絮秀」，所以自古即為紫陽過化，人文淵藪，歷史顯宦及名儒輩出之地。

金門的發源可上溯於晉，歷唐宋而入版圖，因南宋朱熹任同安主簿，兩度來金講學，設「燕南書院」於燕南山（今古區太文山麓），而有文風。明洪武二十年，守正千戶周德興設金門守禦千戶所，築金門城，與廈門城相呼應，從此浯洲稱金門。由於位居我國東南，地勢險要，明清時期以還，即為嘉禾、泉南之捍門，台灣、澎湖之鎖鑰。因此，自古以來不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

且鍾靈毓秀，屏藩天造，雖迭經人爲和天然的浩劫，仍然留下爲數可觀歷史足跡和珍貴的文化資產。

古蹟、建學、文物、語言、風俗是歷史文化的見證，也是先民活動的紀錄，縱觀中國大歷史的演變，台灣首五大姓陳、林、李、許、蔡之第一位渡台開基者，全係由金門過海徙來。「開台進士」鄭用錫、「開澎進士」蔡廷蘭均爲金門人，足可佐證金門乃中華文化傳衍到台、澎，及至南洋一帶的中繼站。

在歷史的洪流中，透過時間的考驗、空間的改造以及人事的變易，金門就像一顆越磨越光的寶石，在不斷的歷練中，綻放著歷史的光芒。然而，社會環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使原本台閩一家的文化淵源，逐漸被漠視與淡忘；現代金門的戰爭結構，淹沒了金門的人文主軸。實則，金門力量的拓展與延伸，來自人文傳統與軍事角色，如此深刻緊密地纏結爲一體；金門的魅力，不僅顯現在「固若金湯，雄鎮海門」的軍事面，更彰顯於「空中起百代文章」的人文面。

金門自晉元帝建武（西元三一七年）發跡以還，留下難以計數的歷史之奇、人文之美，金門，其實就是一部中原文化的縮影本。值此金門開基一千六百餘年，建縣八十周年之際，倡導「文化立縣」的金門縣政府與民間學者、出版社共同合作推動《金門學》叢刊的出版問世，充份發掘研究、整合金門的歷史、地理、民俗、語言、文物，期能呈現金門「傳統與現代」、「戰爭與和平」、「政治與人文」、「島嶼與國際」、「古蹟與環保」的金門全貌。

《金門學》叢刊的編輯理念，建構於全球「島嶼文化」的蔚爲風潮，以及李登輝總統「生命共同體」、「社區主義」、「文化造產」的實踐；藉由這套書的出版，讓我們爲金門舊日的榮名，表達感恩之心，也爲金門坦磊光明的明天，馨香祝禱。（陳水在，金門第一屆民選縣長，《金門學》叢刊總策畫）

《金門學》叢刊總序(二)

金門。天地間的清音

◎龔鵬程

一九九〇年前我赴海南島開會，討論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後來海南島的朋友們綜合我的一些建議，提出了一個《海南學》的觀念和架構，積極推動。迄今已編輯了若干史料，出版了幾種專著，辦過幾次國際研討會了。

在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向楊樹清先生介紹了《海南學》的發展。他大感興趣，覺得他的家鄉似乎更具有發展成一門獨立學科的條件，開始鼓吹成立《金門學》。

的確，金門的歷史及其特殊地位，是無與倫比的。晉朝時即有衣冠南渡於此，唐朝關地牧馬，宋朝以後，文教日昌，朱熹曾來講學，聲華蘇楸，有「海濱鄒魯」之稱。不僅居民以中原宗族社會及生活習俗自負，且歷代出過四十三位進士，有「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的美譽。這樣的人文成就，可說全國罕見。

但文化的島，也是一座飽歷滄桑的島。居住在島上的人，有許多是歷經東晉、南宋中原亂離而蹈海避秦於此地的。可是自明朝起，海寇即常在此出沒。明末鄭成功則以此為復興基地。鄭成功移墾台灣以後，清朝經營了一陣，又為日本所據。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再收歸版圖。乃不旋踵，國府南遷，金門竟成反攻前哨，鐵與血，重新雕塑著金門的面容，「海上仙洲」的舊名，遂漸漸

隱入歷史的煙硝中。

歷經四十多年戰火的洗禮，金門現在又將成爲一座新型態的國家公園了。戰史、民俗、人文、糖和酒，構築混融出特殊迷人的姿態，格外值得探究。

而金門長期與南洋互動的關聯，在這個新海洋時代，也是應予特別注意的。

區域史原本是國史的基礎，可是現今區域研究事實上又已超越了國家歷史的範疇。通過金門，我們更可以看見南太平洋複雜的政經文化族羣國際關係。

這樣的島嶼，這樣的條件，自然足以發展成一門內涵豐富的《金門學》。在這門學科中，除了編輯整理有關金門的史料，呼籲各界重視並研究金門、關心金門的前途以外，更探討金門的歷史地位和意義，發展金門的觀點。《金門學》，不但應鼓勵世界各地學者專家文士藝師來研究金門，也當以金門的角度，形成金門的文化觀、歷史觀、世界觀，來和各界對話。在這樣的研究中，逐漸形成這門學科的方法論和理論體系，視野延伸向歷史，也伸展向未來。

換言之，所謂《金門學》，並不僅具有一種緬懷鄉土、擁抱歷史的意涵，並不只是金門人思鄉情緒的表現而已。它具有深遠厚實的客觀學術意義，未來必能在學術領域上表現它不可忽視的潛力。

現在這種意義和潛力，經楊樹清鼓吹，金門縣長陳水在促成，李赫先生支持推動，已經在世人面前顯露了它初生的啼聲，讓我們聽見了天地間一個不可漠視的清音，我們一齊來傾聽吧！（葉鵬程，師大文學博士，佛光大學校長，《金門學》叢刊總校訂）

《金門學》叢刊總序(三)

金門。大歷史下的一頁驚奇

◎楊樹清

金門，真是一塊難以描述、謎樣般的海島。

金門地理位置是「中國大陸福建南部廈門島之東」，土地面積150.45平方公里，西元一九九五年的居民人口數約47,000人之譜。

這樣一塊孤懸海上的蕞爾小島，很難相信，金門開基迄今已歷1677年之久。

打開中國發跡史，也不難讀出一頁屬於金門的驚奇。

晉元帝建武年間（西元三一七年），金門已出現人煙，中原多故，義民逃居金門（舊稱浯洲），有蘇、陳、吳、蔡、呂、顏六姓。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八〇三年），牧馬監陳淵率十二姓開墾金門。

後唐閩帝永和元年（西元九三五年），置同安縣，金門直屬。凡山川海島，不科徵稅。

宋，太平興國元年（西元九七六年），島民有了輸納戶鈔。熙豐間開始立都圖。嘉定十年，真德秀知泉州府，曾經略料羅戰船。咸淳年間，復稅，弓丈量田畝，給養馬。靖康變後，宋室南渡，泉州人紛到金門設堰築埭，劃海為田。宋末，元兵順江東

下，帝昺溺海，一般志士遺民不甘被虜，相率南奔，金門也成了一塊避居地。朱熹任同安主簿，至金門設燕南書院，教化金門子民，致往後人文蔚起。

元，大德元年（西元一二九七年），建浯洲場，徵鹽。至大六年置管勾司。至正二年，改爲同令司。

明，金門仍屬同安縣，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改鹽場司爲踏石司，再改爲鹽課司。洪武二十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明末，鄭成功據金門，隆武二年（西元一六四六年），清破福州，鄭成功會明朝文武舊僚於金門烈嶼吳山，訂盟復明。永曆十八年，清兵佔據金廈兩島，焚屋毀城，金門一度成爲廢墟。永曆二十八年，耿精忠據閩反清，金門士卒多入台支援，鄭成功之子鄭經鎮守金門。永曆三十三年，清兵在料羅灣與鄭軍展開追逐戰，鄭經退守台澎。

清，康熙十九年，清兵入主金門，沿用明制隸金門於同安，置金門鎮總兵官，轄中、左、右三營。康熙二十二年以後，被迫遷徙到內地的島民回到金門。雍正元年，置浯洲鹽場大使，十二年後移同安縣丞駐金門。乾隆三十一年，縣丞移灌口，以晉江安海通判移駐，四十年通判移馬巷，金門田賦歸馬巷廳分徵，四十五年復設縣丞。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廈門關爲商埠，金門人大量湧向南洋謀生。同治七年，撤裁金門鎮，改置協鎮副將及中軍都司。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民軍光復金廈，成立臨時民政廳。

中華民國四年，金門設立縣治。日據時代，日本以一中隊駐守金門，迫島民種植鴉片及土法構築機場。縣府遷大埕，三十八年，大陸棄守，國軍於金門設防衛部，是年十月二十五日，爆發古寧戰役。四十五年，金門「實驗戰地政務」化身軍管區，福建省政府被迫遷台。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四十四天內，中共砲擊，面積僅150平方公里的金門島羣共承受了474,910發砲彈，平

均每平方公尺的土地落彈四發，密度之高，世界絕無僅有，使近代史上金門成了「軍事」的代名詞……。

金門一千六百年可概分為「難民時期」、「人文時期」、「軍事時期」、「開放時期」四大屬性。金門受朱子教化，歷代出了四十三名進士、一百三十餘舉人，科甲之盛冠於全國，而寫下「人文金門」的驚奇。然自滿清入關以迄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軍隊退守，金門的「人文氣質」已為「軍事特質」所淹沒。

翻開金門史，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金門海濱撮土耳。惟自宋以還，昉辟薦、登科第、起歲貢而育賢者，彬羣秀，甲於上都，文風之盛，夙稱於時。」這樣的記載絕對「信而有徵」。溯自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即兩度到金門講學，在金門燕南山設燕南書院，並於觀風金門時說：「此日山林，即他日儒林。」受朱熹教化，明代至清代，金門科甲冠冕十方，人文薈萃，留下諸多像「一榜五進」、「八鯉渡江」、「父子進士」、「金門無地不開花」等讀書佳話。一千六百年來，歷代金門共出了四十三位進士，其中以文官占多數，因而也留下許多藝文存目，使得古稱浯洲的金門，人人都以「貴島」論之，擁有「海濱鄒魯」的盛名。

探索金門文學作品，宋代丘葵著有《周禮全書》、《釣磯詩集》等十餘種。明代邵應魁著有《榕齊射法詩稿》，洪受著有《四書易經從正錄》、《滄海紀遺》，陳廷佐著有《山房學步詩集》，蔡復一著有《督黔疏草》、《遯庵全集》，蔡貴易著有《清白堂詩文集》，許獬著有《四書合喙鳴》、《叢青軒詩文集》、《九九草》等，盧若騰著有《留庵詩文集》、《島上閒情偶寄》等。清代，盧勗吾著有《戲餘草》，林文湘著有《酴醾山房詩文集》，林焜熿著有《宮閨詩話》、《竹畦筆塵》等，林樹梅著有《嘯雲文鈔》、《嘯雲鐵筆》等。

從這張最早的金門文人「書目」可以回想得到，古金門士林碩望，文苑名流，比肩接踵，有以經學見重，有以制藝蜚聲翰

苑，有長於經濟而湛詩賦，有精於政事而擅文章，真可說是人文鼎盛，猗歟盛哉，若用一句白話「文學的金門」來形容，應也不為過。

今人龔鵬程論金門，曰：

——金門，是個很難以描述的海島。

——這個孤懸廈門外海的小島，曾有海盜來往，但也有大儒駐足；土地荒瘠，耕稼不易，卻又文風鼎盛；僻處南方，而竟遍地高粱，宛若北邊；迭經戰亂，反造就了一座海上公園的迷人風光……諸如此類矛盾的形象錯綜交疊，展現了金門特殊的魅力。

——這個魅力，不僅顯示在金門的歷史面，也顯示在金門的人文面。

——從歷史來說，金門的開闢，起源於東晉五胡亂華。所以，金門事實上就是六朝神話傳說裡的「仙鄉」，和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意義相同。唐代之後，金門成為海外開發的基地。不論是自然移民於南洋的「僑鄉」，還是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據點，都同樣顯示了金門力量的拓展與延伸，金門成為逃秦和抗暴的綜合體，仙鄉隱遯的神話，轉而有了生機盎然的精神。

——從人文面來說，可能從沒有一個地方人文傳統與軍事力量，如此深刻緊密地纏結為一體了。金門的古老屋舍、街坊、廟祠，色彩豐富、造形絕美；對歷史的關懷和對文字的崇拜，也是台灣社會所久已佚忘的。至於整個社會坐者歌而行者舞，居習相親，穆然古風，更讓人歎羨。

如今，透過《金門學》叢刊的出版問世，我們期待全方位呈現金門與台灣、大陸、南洋的親密關係又有著不相同的社會體制與文化條件，讓世人建立對金門文化上的尊重、關懷、吸引與了解，也讓金門可以在自己特殊的歷史、地理、地位與思考中，真正深入本身的文化體質中探索新的可能。（楊樹清，《金門報導》社長，《金門學》叢刊總編輯）

《金門民間傳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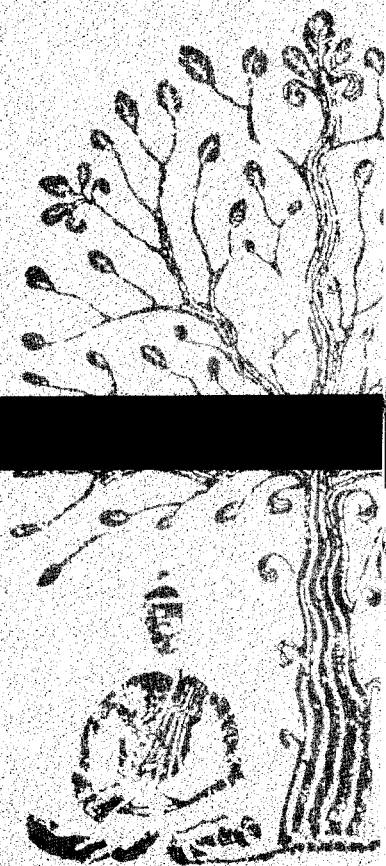
◎金榮華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我在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開設「民間文學」課程，重點在民間敘事作品的分析和一些理論的探討。那時候民間文學的課程尚未在大學中文系普遍開設，研究生在選課之前幾乎都沒有接觸過這門學科，因而在基本觀念上常與作家的書面文學相混淆，這也和他們沒有實地採集、實際整理的經驗有關。於是，到了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就在中國文化大學的中文系開設民間文學的選修課，重點在採集和整理。唐蕙韻同學就在那時開始接觸民間文學，並且有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她進入研究所，也以此作為研究專題。民國七十九年時，我組成的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民間文學小組在金門采風五天，蕙韻是金門人，參加了小組後續的整理工作，給了我很大的協助。

「民間文學」的特質是口頭創作，所以也稱作口頭文學或口傳文學。在從前教育不普及、印刷也不方便的農業社會裡，士人的書面作品和一般人的口頭創作很容易區分，「民間文學」一詞也比較不會被誤解。現在教育普及而又印刷方便，民衆的口頭創作便容易和屬於書面創作的大眾文學相混；或是雖掌握了「民間」，卻忽略了「文學」。蕙韻在民間文學方面有豐富的採整經驗，也有完整的學術訓練，觀念清楚，態度認真，今撰《金門民間傳說》一書，以金門人談金門故事，自有其細緻之處，欣其有成，樂為之序，亦奇筭頭再進之望也。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中秋節無錫金榮華記。

（編按：本文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授，現任中文研究所所長兼中文系主任）

壹、前言



一、金門的人文風景—— 從金門國家公園的設立談起

由於兩岸敵對情勢的轉變，「前線」金門終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解除戰地政務，旋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八日，以「戰役紀念史蹟」及「濃厚的人文色彩」等特色為主題，設立為中華民國第六座國家公園。

「戰役紀念史蹟」來自國共「誓不兩立」的交戰所賜，「古寧頭」、「八二三」、「六一七」……，當年的大小戰役留下的特殊景觀及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對「自由中國」而言，是扭轉了台海局勢，奠定往後發展基礎的重大關鍵；對「中華民國在台灣」言，金門前線長期的戰地經營，防衛台海安全，穩定了後方發展，因此意義非常。而對大部分的金門在地人而言，這些史蹟毋寧更是浩劫與傷痛的記憶，關於戰爭的教訓與歷史的意義或光榮或驕傲之種種，其實總是宿命的默認多過於意義的認同。終於「戰役」已走入歷史，它的「史蹟」也已然成為金門的風景——至少，這風景的顏色是近代世人對她共同的想像與印象。

褪下戒嚴和戰地印象的外衣，真本色、真道地的金門才活脫出來，自迷彩中呈現另一種「文質彬彬」的氣質。

燕脊飛簷、出磚入石的金門厝，在碉堡砲台的起落間，便有千瘡百孔的記憶，也不曾減卻其貴重與堅強；以宗族力量團結的聚落村社，在現代寂寞的水泥叢林之外，依然默默凝聚著清一色的屋簷、姓氏和傳統；洞開的門戶、熱情的招呼、雞犬相聞；阿媽穿著明式的衣裝，腦後的髮髻簪著指甲花，從觀音亭緩緩搖搖走過貞節牌坊下的石板路；市聲鼎沸，包子饅頭炸油條總是比西點麵包討好。這麼古典而傳統的場景氣氛，在一九九〇年代的金門，不是戲劇的營造，確是真

實的金門生活。

地理上，金門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廈門灣內，距廈門不過十公里，而與台灣相去二二七公里；歷史上，金門初有人煙，始於晉室南渡避難之民，歷經唐宋元明，移民大多輾轉來自同安、彰泉，因此生活型態與習俗觀念均與之相似。就大體的文化環境言，金門是較純粹的漢移民社會，本土上既沒有少數民族的影響，外緣上亦少有外來文化的長期互動，雖然歷經砲火與戰亂及政體政制的各種變動，在文化本質上，猶是明清以來的封建傳統——尊重社會秩序，重視家庭價值與社會地位，講究「長幼尊卑、禮義本分」。此一點，在宗祠林立的村落中，尤見分明；在曾經出官仕宦的人家，尤其謹嚴。處於這樣的傳統下，其中居民的信仰、價值觀、生活態度等，自有其不覺自發的「古風」。

由於生活條件的限制以及環境的變化，清朝以後，金門人口漸由外來的移居漸轉為外出的移民。明末鄭成功開台之後，更多居民與內地移民自金門再移民台澎；清末五口通商後，又多往南洋發展。至今，本籍金門而居住在台灣以及海外的人數，已達二十萬人以上（今金門縣內人口僅約四萬五千人）。儘管外移後回流的人口並不多，但混合著移民與僑民帶來的異地文化，也成為金門地方文化特色之一，近代的中西合璧洋樓是最佳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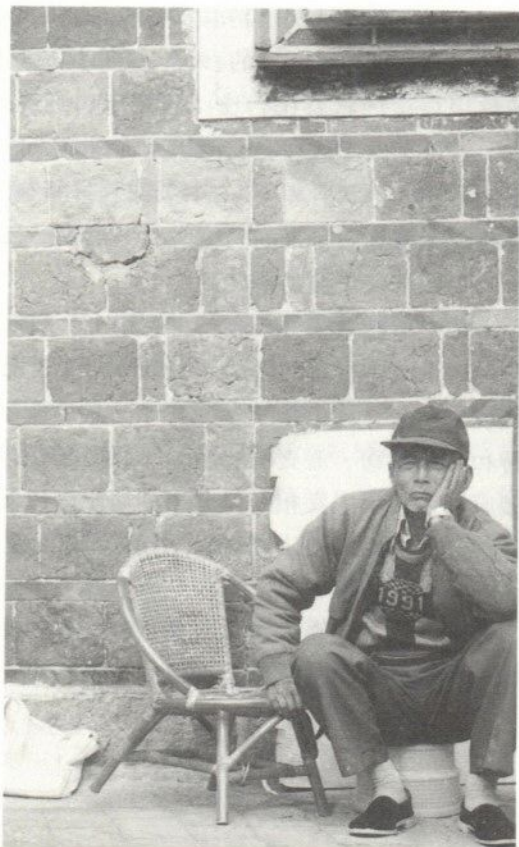
數十年戰地軍管，金門沒有跟上台灣經濟起飛的腳步，卻也免去起飛的暈眩中社會的變動，意外保留了工商發達以前樸實的農村社會風貌。在「三民主義的光輝下」，文化革命鞭長莫及於金門遍地的古跡和百年文物，歷史的遺蹟和先人遺澤分明俱在，文化氛圍也凝聚得濃厚，古蹟與人文相得益彰，不是絕緣於歷史的化石，因而有著生活的親切，這或許正是身在其中的金門人所不自覺而外人所常驚見之「特色」所在吧。

濃厚的人文色彩，來自數百年先人對生活的經營與價值信念的累積，洋溢在古典而生意盎然的古蹟瓦厝中，潤澤於此間淳古的民情風



數百年如一日的金門生活，不是什麼，只是生活。（金城賢厝）

金門人，你在想什麼？





午後靜謐安詳的老街，保留著舊樣的石塊路，也會喧嘩。（金門城北門老街）



明代老街上明式衣裝的阿媽。阿媽說：「我今年九十歲囉！」她原來是清朝人呀。（右為作者）（金門城北門老街）

俗中。文化既沈積於歷史，復植根於生活，所以深厚，是為金門國家公園的資本及特色。在特殊的自然生態及戰地景觀之外，能以當地的人文特色為國家公園主題，當然該是每個金門人的驕傲，因這意味著金門之為金門的特色，不止是金門的，也是「國家」的。所有的歷史與文化都是人類的智慧財產，金門存在著具體的見證。

在身為焦點的榮耀之外，面對著熱滾滾的觀光利益和顛危危的文化財產以及轉型中的社會型態，以「人文特色」為世人青睞的金門，是否也有片刻的冷靜與思考：人文、景觀、自然，本是見在俱在的風景，在它最健康鮮活時，或者被根本忽略漠視時，是無所謂「保護」的焦慮或考慮的，保護區的規畫，是警覺著既有的遺失，抑是現有的衰亡？是區外的已經遺失，還是此中的即將消失？「人文特色」在被挖掘與被標誌之後，仍然是本色的自為存在，抑或是特色的自覺呈現？「人文特色」如果只是歷史古蹟的堆砌與排列，如果在現實功利中減卻了人的情味與自然的韻味，那麼金門古蹟也只是文化「化石」，沒有文化風情了。關於人文精神的本質與特色所在的意義，或許也需要一些人做一些杞人憂天式的思考以保持清醒，才不至在初初「走紅」的一波波熱潮中造作扭捏而變形。

金門的人文特色，在金門的人文風景中；人文風景構形於人的歷史與人的活動中。在金門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從金門的歷史走來，走過其中的風雨，已然成為那風景中的景致，他們生活的情調與意趣，合成的共相，是為「文化」——金門的文化。人文特色的蘊釀和發生，必須由此去探索和抽繹。

二、文化的景觀窗—— 民間文學與民間文化

文化，不外是生活的方式與生活的內容。信仰、習俗、娛樂、生活態度以及思考方式，是文化生活的一環，也是生活文化的表現。民間文學就生活上的「業餘性」及「消遣性」的活動而言，是娛樂；就其整體內容與性質言，則實是各種文化因子的綜合體。

文學之為一種「語言的藝術」，作為「精神的上層建築」，所呈現的內容與意念，便是創作者本身的經驗與思考的匯集。在「語言」——表述的方式與結構上，同時展示著說話者本身的思考方式；在「文本」——文學構造的內容上，充斥於其中的人事物種種，同時也是創作者生活經驗、歷史記憶的累積，及理想與信仰的沈澱，乃至其生命態度的轉譯。

研究文學作品常要結合作家生平及其生活環境去解讀內容，以期更進一步了解作家思想及作品本身的意義。所謂文學反映人生，每一部作品必與作者本身生命精神或思想或生活內容有所聯繫與呼應，於是才有意義，民間文學亦同此理。不同的是，作家文學聯結的是作家的生平與思想；大眾傳述、大眾合作的大眾文藝，聯結的是其大眾文藝圈中的歷史、生活與思想，其共同而共通的生活與思想之內容，是謂「文化」。所以民間文藝既包含於民間文化中，也包含著民間文化的一部分，欲深入了解一地一族的民情風俗及其所蘊涵的文化體質，民間文學將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頁。

(一) 民間文學的特質

民間文學在整體性質上有四大特點：口頭性、集體性、變異性和傳統性。這四種特質，與民間文學所在的文化與生活存在著深厚的淵

源與密切的聯繫，民間文學的內涵因此顯得壯大而深具開發和研究的價值。也因為這樣的特質與關係，民間文學每能幅射出其所在處或獨立或寬廣的文化面，使民間文學研究又具有宏觀的國際性。

特質所以為特質，必然是從比較見出的。民間文學的特質，須與一般意義的「文」學——亦即書面文學來比並互見，然後由其特質之所由及所然考察其意義和價值所在。

文學做為一種「語言的藝術」，書面語言的創作是為「書面的文學」，口頭語言的創作也是一種文學，是所謂「口頭的文學」。所以就創作方式，或說生產工具上，民間文學的第一特徵就是口頭創作、口頭流傳，所以也稱口頭文學。

民間文學在文化生活上，多半出自於娛樂——是非刻意的生產行為或無具體目的性的活動，如插秧織布間隨口歌唱的謠曲、如閒時說話的傳說故事。正是這樣隨時隨地、隨意起興而歌唱言說的創作方式，構成民間文學的第一個基本特徵——口頭性，可以起興便能創作，甚至連構思亦可不必，因為口頭創作往往以記憶為本，以意識為根，它的底本來自創作者的生活經驗，靈感出於生活的感想，一起興，便是靈感的發動，滔滔不絕的自由創作，作品因而自然地溶入生活的色彩，及其思想情感的基調。

如同其他的創作一樣，一件作品一旦構成某種普遍性的趣味，或引起讀者聽者的共鳴，作品自然地會被其他所喜聞樂見者傳鈔頌揚出去。口頭文學自口頭特徵延伸而來的另一特點，就是由口頭語言的不定性產生的變異性。不同於以文字寫定流傳的書面文學，憑記憶以口頭流傳的口頭文學，在傳播過程中，隨著傳播的人、地、時、空之異動，自有不可或免的變異，而其變異中，也正是傳播者創意的表現。傳播者的經驗、情感、地域風情、時代觀念或講唱當時的情境等，都可能是變異的因素，同時也是參與創作的條件和材料，因此傳播者都同時兼具創作者的角色與地位。

口頭傳播以意念為主體，沒有文字章法的隔闔與羈絆，不限於書

面，不囿於識字羣，而可以普及各階層的羣衆。口頭文學之爲「民間的」與「大衆的」意義即在於：在不藉文筆摹畫流傳的情況下，口頭文學作品必須透過傳播才得以超越時空，延續生命，而其傳播的範圍愈廣、時間愈長，即所獲得的情感認同或趣味的肯定愈廣大，則生命力愈強，所涵攝的思想意識與情感愈有代表性，即具有「大衆性」，是爲「民間」的文學。

民間文學以口頭創作、流傳的口頭性之第一特徵，使它一方面具有變異的特質及羣體傳播、創作的空間，一方面又有世代傳襲、累積的傳統性。在傳播媒體未開放的傳統社會，民間文學之以娛樂形式呈現的精神建築，其開放的創作空間及廣大的包容性，不僅是文化產品的一種，也是文化的載體之一，涵蓋了文化的各種層面如信仰、歷史、生活型態及思想意識等文化質素，而具有獨特的文化意義與研究價值。

(二) 民間文學的範圍與分類

自民國八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起，中國學者始研究民間文學以來，關於中國民間文學的範圍與分類，一直有頗多的爭議與討論，義界的範圍與觀點時有矛盾，分類也常含糊、不明確而沒有系統；但自五十年代起，學界對於民間文學的範圍與定義已漸廓清，於分類的討論與畫分亦已建立了基本共識，爲今日的民間文學研究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民間文學的範圍，簡單的說，是「與書面的專業的作家文學並行，指的是廣大人民的集體口頭創作」。從創作的源頭來說，「民間文學是文學的源頭，在原始公社的時代是唯一的文學，當時還沒有專業的作家，也沒有階級分野，無所謂『民間』不『民間』。在階級產生以後，產生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社會分工，出現了專業的作家，產生了『作家文學』，民間文學就和作家文人的創作分頭發展了。」^①從思想與藝術的本質說，民間文學主要來自大衆人民的「民間」（在階

級社會中，「民間」通常是指相對於士商貴族階級外的民眾言），「能真正表現民間的思想感情、要求願望、藝術情趣和美學理想的業餘的口頭文學。至於在民間流傳的通俗文學作品（由專業作家創作的），並不是民間文學。」②

民間文學作品依體裁形式分類，可大分為三類：

(1)民間故事：

廣義的民間故事，泛指民間文學中所有散文形式的敘事作品，包括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童話、笑話等，「民間故事」即這類作品的通稱。本書所謂的「民間傳說」即採用此廣義的定義。

狹義的民間故事（folktale），是指神話傳說以外的民間敘事散文作品，它的内容通常是「以通稱的人物、廣泛的背景，在完整而富有趣味的情節中，表現生活和思想的口頭散文作品。」③其中包括民間童話、動物故事、生活故事、民間寓言、民間笑話等。

為免廣義與狹義的「民間故事」互相混淆不清，國際學者討論以「民間敘事」（Folk-narratives）來概括指稱廣義的口傳敘事作品，目前已頗受部分民間文學研究者的認同並運用。

(2)民間詩歌：

包括民歌、民謠、諺語、民間長詩（筆者按，有些敘事詩依其內容應類屬於廣義的民間故事類，更精確的說，就是敘事文學類。在此是以形式分。）及繞口令、謎語等韻文作品。

(3)民間戲曲：

即民間即興而無腳本的戲劇表演，或是隨口念唱的順口溜等。

以上三大類中的體裁，都是民間文學的傳統形式。

另有一些大眾曲藝如評書、鼓詞、彈詞、快板、相聲、快書等說唱文學，已屬於專業性的表演，是以藝人為創作者、有底本或腳本為內容主體的通俗文學，不可與民間文學之民間小戲等混為一談。④

①參見段寶琳《中國民間文學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1。

- ②參見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要》(台北·貫雅文化出版,民國八十一年)頁5。
- ③參見葉春生《簡明民間文藝教程》(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116。
- ④以「大眾創作大眾流傳」為生存基礎的民間文學,和以「流行於大眾的(個人)創作」為基本定義的通俗文學,由於名義上(「通俗」與「民間」)和內容上都有些許性質的類似(如大眾的、娛樂的,以及部分取材的交叉和表現形式的雷同等),而常有界分不清的情形。不論就創作方式或內容性質看,民間文學大抵不離口頭、集體、傳統等特質:「口傳」和「集體」創作的發生基礎,使它具有「變異」的性質,「傳統」則是它立足的根本及其為「民間文學」的意義。專業性的創作與表述等演出,是以作家和藝人的專業技術或個人魅力影響及於大眾,其作品和藝術的原創者是可考可具名的,與集體性無具名的民間文學正可以為明確的劃分。

三、金門民間傳說的價值

(一)民間文學各體裁的性質特色

就形式而言，民間文學的各種體裁，各有其藝術上的趣味與專長，體現民間文學的各種風貌；就內容言，各體裁又有不同的取材傾向與內容特色，傳達民間文化的各種面相。

在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所構成的藝術性上，歌謠諺語等韻文作品，語言精鍊而取材廣泛，歌謠通常是即興而唱，情感或趣味性強，而較少照顧主題意義；諺語每是生活思想或經驗的歸納與總結，善於簡潔扼要地反映民情風俗及思想觀念的趨向，是極度的濃縮與概括。民間戲曲為民間藝人自覺性的表演，演出的內容與形式當然也反照著觀眾的趣味與性情傾向，但卻更多的主導於戲曲傳統與藝人特質，所表現的民間性與文化面相對地較其他民間文學體裁抽象而局限。

民間故事在形式上，基本是散文式的敘事體，每一個敘事單位必有其內在的主題，以構成敘事的內容，否則便不構成單位，不稱為故事。除了內容主題所表現的思想觀念外，故事情節的建構與發展，也表現著故事流傳區的人民之創造與想像能力；在敘事行為中，更直接展現著講述者的表達與組織能力及思考模式；敘事語言的自由與自主，可以將歌謠或諺語自然地融入敘事中，也可能比謠諺的語言更平實而深刻的貼近生活。從敘事的內容到敘事的形式，民間的敘事文學（所謂「廣義的民間故事」）都具體而微的呈現生活與文化的自然風貌。因此，在研究材料和觀察視野上，敘事體的民間故事往往能提供研究者最豐富的研究內容和延伸視野的空間。①

(二)民間傳說、神話、故事及其他

神話（myth）、傳說（legend）、故事（folktale）為廣義的民間故事（narrative）的三大主要部類，從敘述結構與內容性質的演變，神話傳說故事的發展，也正表現了人類社會及其思惟模式的演進和發展。

神話是以原始思惟對未知或不解的自然現象或事物起源所做的解釋，是在邏輯思惟未發展的初民及童蒙時代，所容易產生的充滿主觀想像而非真理的對客觀事物的理解，從而創造出來的解釋與敘述，即為「神話」。如敘述強人與日競逐的「夸父追日」、解釋風雨雷電和天地由來的「盤古開天」等等，即為典型神話。原始而無遠弗界的誇張與想像，是為神話的永恆魅力；但神話創作的當時，創作者對於這些誇張與幻想的成份，是全然不自覺且深信不疑的。

傳說的創作主要取法於神話，但主要是針對歷史上之真有其人、或客觀事實上真有其事、或具體存在的實物等，根據部份事實的記憶，對片斷的歷史或事物的局部特徵之追記，加以適度的誇張乃至虛構的敘述，「是與特定的人、地、物相關聯的故事」。^②與神話不同的是，「神話的幻想是不自覺的、超現實的，具有突出的神異性；民間傳說強調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歷史上實有的人物、事物，以加強自身的可信性，……民間傳說的幻想連繫著一定的歷史內容，具有『傳奇性』^③。」^④以「盤古開天」之盤古化身為天地的神話和「望夫石」之癡情女化身為石的傳說為例：神話以幻想解釋和說明自然，但只告訴人們天地是「誰」或「什麼」變的（原始的形象思維）；傳說則是一面透過想像，藉著對現象或事物的來歷特徵的解釋和敘述，說明「為什麼」（邏輯思維）會變成這樣，一面結合現實的內容反映生活與理想。其他如「國姓井」（鄭成功以劍指地而生泉）、「仙人跡」（呂洞賓或其他仙人路過某地留下腳印）等傳說，也是以歷史名人（或起碼是人民心目中所熟悉的人物）為主角，結合地方風物或山川形貌，透過大膽而不失為可思議的想像與虛構，將主觀的理想與自然的客體巧妙的結合，構成超乎尋常而順乎人情的傳奇性和藝術效果，因

而加深人們的印象與傳說的興趣。

故事、神話、傳說都是從生活現實中取材而創作的，只是傳說多半憑藉記憶，而故事與神話大半出自於想像。神話的想像是對現象的聯想，是「認真的」、「不自覺」為「幻想」的；故事的想像則是對現實的理解與反映，是「娛樂的」、「自覺的」編造的「瞎話」，內容取材往往來自於生活事物，而比神話、傳說更依賴於情節的趣味，以產生娛樂的效果，如「傻女婿」的故事。

從創作手法到思惟形態，在發生進程的原理上，神話當然是最初最原始的，而傳說即是神話與故事之間的承轉和過渡。但原理上的進程並不表示它們實際的發生也必定是歷時的漸進的依序產生，而不具共時存在的可能。當今世上仍有停留於原始社會的形態的原始部族，仍有著創造神話的原始思維，仍有著原始思維下的神話被創造產生。當人類社會及其智慧發展到某一程度，「神話」便不再大量產生，但它樸素的想像下所包含的多層次的意識型態之內容，卻有可能超越時代與社會環境的局限而蛻變為傳說或故事的一部分，以延展其生命力，並產生意義及影響力。以具體實際的人事物為主角串通情節的「傳說」，一旦突破其人事物的地方性和意識型態的時代性，而能以其情節和思想趣味單行於非特定的時空間，也能成為具普遍意義的「故事」。反言之，原本已經獨立流行的神話或是民間故事，也可能被有意義的附會為某地某人某物等特定對象專屬的故事，而成為其地其人其物的傳說。⑤如本書所收〈紫蓮寺的觀音佛祖〉之傳說故事，原可歸納為一類型化了的故事，而此故事又附會於金門地方上一特定的寺廟，與其神像形象結合，又說明解釋了其一常用器物及其稱呼的由來，如此便成了個道地的「傳說」。

「雖然都是從生活現實中攫取素材而創作出來的，神話故事寓言童話等更突出的特點是注重虛構，充滿幻想。傳說當然也離不開須虛構和幻想，但因為它是與一定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名勝古蹟、自然風光、民情風俗密切關聯的，是有所本的，所以傳說更具有歷史的

真實性和生活的真實性。」⑥

• 傳說與口述歷史

「民間傳說」流傳於大眾之間，來自口口相傳的傳統，這是民間文學共同的本質和特色。「口述歷史」是記憶於部分人而出自其口中的「事實的敘述紀錄」，它必須是誠實的、紀實的、非虛構、無幻想的，方能稱之為「歷史」。「民間傳說」由於敘述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以及某些實有事物的來歷命名而取得歷史性、可信性，但它絕對不是嚴格意義的歷史。傳說是針對人物的特性或事件的片段以及事物的形象特徵，經過集中、放大（誇張）、渲染、虛擬、想像等等藝術創作的手法，鋪陳出曲折離奇的情節，構成其傳奇性的文學作品，它的「歷史性」和「可信性」為其體裁本身的特色及文學魅力所在，但並非即「可信的歷史」。

(三)金門民間傳說的價值

金門與臺灣同樣是閩南移民社會，而在地理與生活環境上，金門比臺灣更近於大陸，也開發得較早，不同於臺灣有較具特色的地理環境，並有原住民文化及長期殖民帶來的多元文化的影響。金門的自然條件與生活型態，與大陸華南地區相似；金門的民間故事，無論其內容與形式，也都與中國其他地區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特點。另一方面，金門以蕞爾小島孤懸海外，於大陸內地，是邊陲僻處；於海疆形勢，卻是大陸東南海口的海門重鎮，因而有著不同於內地其他地區的歷史命運和發展進程，金門的民間故事也因此有她獨立特殊的一面。所以金門與大陸、與臺灣的民間故事中，儘管有著本是同胞生的相似處，但由於先天或後天的因緣際遇不盡同，而又各自具備了其同中有異的個性與特點。這就凸顯出金門民間故事的文化意義和價值所在。

金門的民間故事又多傳說，尤其風水傳說，以及人物傳說，而二者又每輒互有關聯。金門人信仰著什麼？在意些什麼？在講述者對風水的詮釋及對人物的評價中，可以理會一二。

當然，傳說的主角是當地或至少是傳說者所熟悉的風景與人物。那些風景遍布在金門島及周遭島嶼各處，而不外乎泉州同安等金門先祖的故鄉；傳說人物多生活於明清時代，正是金門史上人文活動最盛的時代。關於歷史與地理的記憶和描摹，民間的傳述有時候比縣志史傳追述的還久遠。傳說自是傳說，但其存在的意義在於其傳說者所表現的思想意識、對時空的立體概念，而不「只是傳說罷了」。

古蹟瓦厝是先人一路走來的足跡，在重履足跡的同時，金門人也沒有忘記，這足跡之下之外的先人的歷史及與其牽繫於這塊土地上的每一件故事。或許時間久遠，或許記不真切了，但那情懷意致，是今昔一脈相承的。在金門的民間傳說裡，那些山川風物、那些情景人物、那古老而聲音未逝的傳統，揉和著入世而又淡泊的桃源氣氛與生活況味，對應於今日古蹟瓦厝林裏的金門人與金門生活，依然可發現迴蕩於其中深刻的呼應與強烈的共鳴，我們於是知道金門的文化性情，在本質上仍與她身繫的文化傳統不離不棄。

文化是人類創造發明的產物，深入了解一種人、一種文化，都有助於人對自身的理解和掌握。每個人都不同，每一種文化都有特色，其特色所在，輒正是其價值所在。具備特色、認識價值，就有意義。研究一族一區的文學與文化，發現其特色與價值，在其地其族羣方面，有助於對文化的認識與保存；在宏觀的視野上，可提供檢索和比較的材料，以從各地各民族所呈現的文化特色中，見出人類文化的各種風貌與文明狀態。金門豐富的民間故事之於金門的意義，除了文學的價值，在文化面的意義，更有待每一個金門人和各方面的文化工作者來發掘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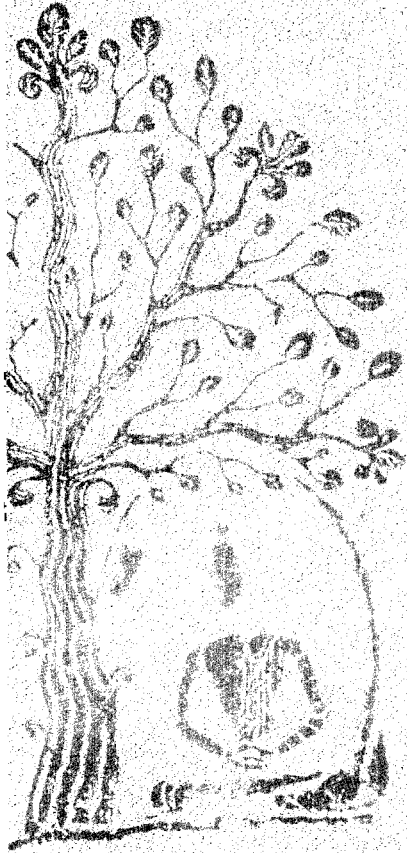
①這是對本書取材方向的說明，並非價值意義上的評估與判斷。事實上在民間文學的整體意義與價值上，各體裁的地位及價值是相等平行，不可互相取代的。

②此據本師金榮華教授的定義。

③簡單說來，「神異」就是純粹的「奇怪」——不尋常的誇張、不合邏輯的虛構；而

「傳奇」則是「奇而不怪」——超乎尋常而順乎人情，奇特的情節與現實世界有相銜的呼應或直接的聯繫，合乎生活的、心理的內在邏輯，給人以真實可信的感覺，又使人感到驚奇而不同凡響。（參考屈育德〈傳奇性與民間傳說〉，見屈育德著《神話·傳說·民俗》，1988北京中國文聯出版，頁79～96。）

- ④陶思炎〈略論民間傳說與神話〉，見《民間文藝集刊》第八集（中國民間文藝上海分會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6年1月）頁36。
- ⑤鐘敬文〈中國的地方傳說〉：「從發生上看，地方傳說也可以作相當的類分：第一，是紀述的；第二，是創造的；第三，是借用的。紀述的，是指原本有其事實，一般人不過是照實說出，或稍加渲染的一類。這一類，可算是「歷史的」或「近歷史的」。……創造的，是指滿含著虛構的神話性的一類。在地方傳說中最占多數。……借用的，是指那假用民間本來獨立流行的神話、民談而略加附會的一類。現在民間的神話、故事等，從前代的地方傳說轉變成功者，當然是必有的；反之，現在的地方傳說，由前代或同代的神話、故事傳會來的，也儘有著。……總之，普遍流行的神話、民談等，傳到了某地方，被附會為說明性的地方傳說，是很常見的，雖然二者的孰為先後，有時我們也不易十分了解。」（見《民俗學集鱗》第一集民國63年，台北東方文化書局出版，頁71～73。）
- ⑥李繼緒〈怎樣記錄和整理民間傳說〉（《山茶》1985第4期，總第29期，頁64。）



貳、金門的自然與人文背景



一、金門的地理與自然環境

(一) 地名

金門之名「金門」，為近代以來的稱呼，古昔金門的異稱頗多，有浯洲、滄浯、浯江、浯海、吳洲、仙洲、金門城等，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名稱為：浯洲、仙洲和金門城。

• 浯洲

此為舊時金門最通行的稱呼。根據近人許如中考述，「浯洲」地名由來眾說紛紜，然可考者可能出自於泉州移民：

浯洲、浯江之得名，莫詳所自。或曰：同安海中山，可居者五（廈門、大嶼、小嶼、烈嶼、浯洲），浯數第五。或曰唐置牧馬監凡五，浯數第五。……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泉州有浯江。』郡志（泉州府志）云：『晉南渡時，衣冠氏族避地於此，故又名晉江。』今晉江之水，流經縣治之南者曰浯江。……考各家宗譜，島人先世，多來自泉州，是則此浯洲其由晉江之浯江得名歟！①

今日金門島上最長的溪流稱浯江溪。

• 仙洲

金門古早時候又有仙洲之名。金門島上丘陵起伏，其中太武山突起獨立，從島外隔海遠遠望來，彷彿是一人偃首而臥之狀，人們指之謂「仙人倒地」。古人有詩云：「浯洲斷嶼入海水，仙人倒地臥不起。」②即是指浯洲太武山而言，因而別呼為仙山，島則別名為仙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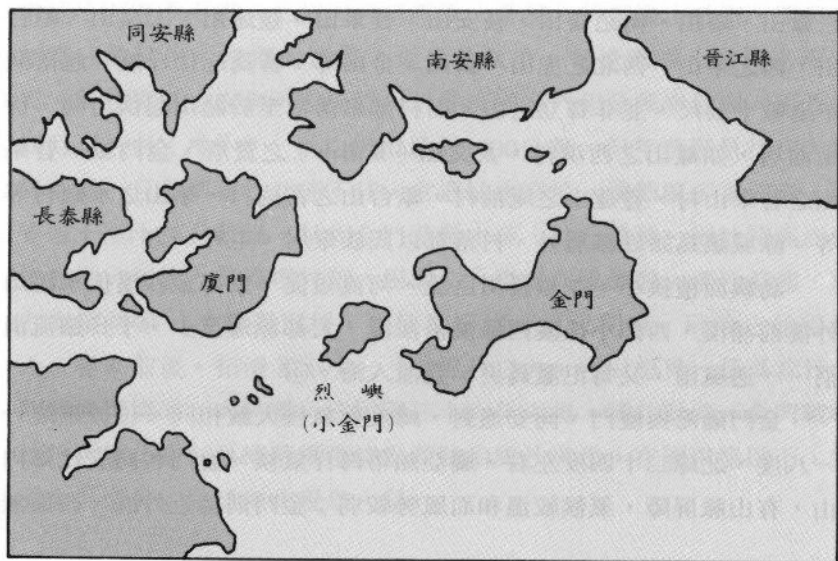
另有一說是：晉時避難義民與唐時移居島上的牧民，視這方海外小島為世外桃源，所以名島為仙洲。今日島上仍有傳說云太武山頂、美人山麓、賢厝海濱、烈嶼活山頂等處，都有仙人留佇的足跡。

• 金門城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江夏侯周德興築城外環於今日的舊金城。由於此城在地略上「內捍彰廈、外制台澎」，具有「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勢，因而名為「金門城」。這是「金門」地名之始。當時江夏侯並於島上築造三座塔——文台塔、倒影塔、茅山塔，做為航海引航標誌，其中文台寶塔尚屹立於今日舊金城城南，倒影塔、茅山塔則都在民國三十八年後，國共對峙時，因戰事或拆或毀，今日已不得見。

金門本島島形中狹，東西較寬，形狀像似金錠。所以「金門」之得名又另有一說是：「明代因島之形若金錠，且扼閩南門戶，故稱金門。」③

(二) 金門的地理位置與面積



金門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廈門灣內，西與廈門相望，相去約十公里；東隔台灣海峽與台灣相對，相距約一百三十海里（約二四〇公里）。形勢上與廈門共扼福建東南海口，所以與廈門合稱金廈。本島之外，有一附屬島嶼夾於金廈之間，名為烈嶼，俗稱小金門。四周並有礁嶼碎散羅布其間，如大膽二膽、東碇北碇等。

本島東西橫互約二十公里，南北最長處約十五公里，最狹則僅三公里。島面積約一百三十五平方公里，合烈嶼（小金門）約一百五十餘方公里。

（三）地理環境與氣候

金門主要地形為丘陵，主峯為太武山，海拔兩百五十三公尺。周山岩石盤團，遠望如「仙人倒地」，近觀則山形如兜鍪（古戰甲頭盔），所以名為太武。山石紛糾縈結，又若印章篆刻，故又謂之海印。山頂有宋咸淳年間古寺曰「海印寺」。

除太武山突起於島中之外，金門並無其他高山峻嶺，主要地形為丘陵地形，高低起伏，丘丘相連，當地慣以某「山」某山呼之，如東之鳳山、塔山，南之雙山、長安山、昔果山、豐蓮山、太文山、獻台山，西之茅山，西北之虎山、獅山、金山等，皆為起伏丘陵，起落間不過數十公尺，並非聳立之山。而村部聚落常坐於諸山起伏之間，傍山而居，如鳳山之西洪村，太文山（燕南山）之賢厝、金門城，昔果山之昔果山村，豐蓮山之庵前村，獻台山之古岡村，茅山之水頭村等等。除城鎮為諸姓雜居外，村落都以氏族聚居，屯守一方。

島嶼面積狹小，並無長川巨流，河流短促。東部金沙溪後水溪山外溪前浦溪，西部小徑溪西保溪浯江溪，大都源短量少，平日細流涓涓，一遇風雨，又每氾濫為災，直泄入海。④

金門隔海與廈門、同安遙對，緯度與氣候大致相同，位於東經一一八度、北緯二十四度左右，屬亞熱帶海洋氣候。廈門和同安比鄰內山，有山脈屏障，氣候較溫和而風勢較弱；金門則接近外海，四面無



從太武山俯瞰金門的聚落。

高山屏蔽，風力強勁無阻，中間又有丘陵起伏，雨量頗不均勻。冬季常乾冷而春季多霧。二到四月為霧季，常見「苦霧漫山蔽海，咫尺不相辨」的情況，早期的漁業、近代的航空，每逢霧季，濃霧蔽海遮天，科技導航也有無可奈何時，只能徒嘆金門仍是飄渺仙洲。雨季在四月至八月（陽曆），平均年雨量約1000公釐，但年蒸發量往往大於降雨量，且島嶼蓄水功能不佳，常遇缺水窘境。季節風多東北風，風勢以十至十二月較強。早年金門草稀木疏，沙丘堆積，風沙特強而為患成災，每能一夕掩埋村落、田園：「隆冬海風颯發，飛沙滾塵，東方海濱村家，沙壓與室埒，夜棲宿房廬，旦已閉塞，辟除之始得出入，春來前後，拓清者不少。」^⑤風沙之大，可以想見，是為昔日金門氣候環境的一大特徵。^⑥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國共對峙，金門戰略地位再度凸顯，為掩蔽軍事據點及防治風沙災患，在國軍協助下，完成全島造林，今已無此現象。^⑦

- ①參見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土地志》（金門縣政府發行，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出版）頁60。
- ②此是明萬曆進士曹學佺詩。曹著有《輿地名勝志》，《蜀中名勝記》及《石倉歷代詩選》等。（曹學佺，明史二八八卷有傳。）
- ③參見《金門史蹟源流》（李錫回主編，金門縣政府出版，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一、地名之由來〉，頁18。
- ④參見《金門縣志·土地志》。
- ⑤見清·林焜熿《金門志·風俗記·氣候篇》。
- ⑥據舊日文獻及島民世代相傳的族譜記載，至少到元以前、南宋時，金門島上原不乏林木，且甚富茂林，而有「平林」（今名瓊林。以「所居多樹木，遠望森林若蓋」而名，見平林蔡氏族譜。蔡氏先祖為宋室南渡後來金者。）、「李洋」（今名內洋。以「地多李樹，故名李洋」，見李洋吳氏家譜）等地名，本不虞有風沙之患。然而至明隆慶二年，金門西洪人氏洪受所作金門地志《滄海紀遺·山川之紀》已載云：「……洲上皆有風沙，而以上諸鄉（金東諸鄉）為甚。」可見金門自當時已頗受風沙害患，歷明清至民國為患數百年不息。根據史事推測，一般相信元代在金門的設灶燒柴徵鹽和明末鄭成功據金廈時的大量伐木造艦，為斷傷金門林相的主要關鍵；而明清以來不斷的倭寇及戰火兵燹，又使生機疲憊的金門林木難以成樹，在毫無屏蔽下，季風直襲貫島，挾大量風沙襲捲披靡，所過之處，田園村落都為之埋沒而廢毀。
- ⑦參看《金門志·土地志·氣候篇》。

二、金門的歷史與人口來源

金門闢屯於晉，開發於唐宋，繁榮於明清。抗戰時曾陷於日軍之手，戰後光復。民國三十八年改軍管，出入境管制；至民國八十一年解除戰地政務。民國八十四年設立金門國家公園。

據近人許如中調查，金門現有氏族，最早抵達者不遠於宋，來源大約有五：一為亂世遺民，以海島作世外桃源，逃隱來此。一為泉屬世家大族，在浯開山海之利，後裔分居於此。一為附近各邑商賈農漁之民，久客定居於此。一為戍守軍人之子孫。一為贅壻①。

金門孤懸海外，壤小地偏，自來或是自生自為，或為其他縣邑的附庸，民國四年正式設立縣治之前，一向為同安或南安縣治下之一里。明清以降，金門人事愈繁榮而發達，且隨航海時代的開展，金門形勢地位日益凸顯，於是漸有志乘載史記事。②此前詳史雖不可考，但可由其歷代疆域沿革與建置，略見其發展概況及與中原的關係。

雖云孤島，但與福建隔海相望，不出其洋面之外，所以金門古來皆並屬於福建。今查金門之史，亦須由福建淵源溯起。

福建古時為周禮所謂的「八蠻七閩」的七閩之地，春秋時屬於越國，秦代設置閩中郡。漢高帝時，取舊越國地封越王句踐的後裔無諸為閩越王。越人叛服不定，漢武帝於是令徙其民於江淮間以便管理，越地遂墟；而漢民漸次移入，從此越人頓減，漢人漸多。後來移民漸聚，郡府乃設治縣為治③，縣轄屬於會稽郡。人丁繁衍，來人益眾，三國時，析置侯官、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析建安置晉安郡（即清代之福州府），領縣八，同安為其中一縣。漢末魏晉，中原多故，難民避亂南渡，逃入閩中福建者多聚居於今晉江流域一帶，南來之民命其河為晉江，以表示懷念晉室之意。同此時逃居同安縣金門島者，

有蘇、陳、吳、蔡、呂、顏六姓，於是為金門有人民之始④。南朝偏安江南，而漢族遷移南來者日益衆多，所以今日閩南語系中仍保存多數漢晉時候的中原語音。

唐太宗時，南北交通，往來頻繁，入閩人口愈衆，因而設有福建觀察使，有延州、建州、福州、泉州、汀州、彰州各州刺史。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公元七九七年），閩觀察使柳冕奏置萬安牧馬監，析南安縣之西四鄉，置大同場，滋養馬匹，於泉州置五牧馬區，浯洲（金門）即其中之一。⑤

據《福建續志》及《同安縣志》所載：柳冕萬安牧馬寨在烈嶼牧山（今名紅石山、紅山，又名西方山），並有牧寨、草堂、兵營等舊址，惜今已不見；或說柳冕先於烈嶼設牧，再命陳淵來浯洲闢置牧場。陳淵正史無傳可考，但今金門故老相傳陳淵率十二姓（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來浯闢土，是為開浯恩主，稱之為「恩主公」，浯島各處皆有祠奉，祖廟在金城庵前。

唐末五代，王審知自立為閩王，置同安縣，金門屬之，凡山川海島，不科征稅。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公元九七八年），同安節度使納土於宋，金門始入於宋版圖，島民始輸納戶鈔，方正式為屬宋之子民。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公元一〇六八至一〇八五年）始立都圖，金門為翔風里，統於同安縣綏德鄉。徽欽之難，宋室南渡，此際有泉州世族率衆來浯，開發山海之利，並從此落籍金門。

元代時建浯洲鹽場，元官達魯花赤為董事，編民丁充為灶戶⑥，在島上煎鹽，後或因煎鹽燃料耗盡，灶戶上言「島上艱苦狀」，董事者乃上議改鹽法為曬鹽，此後延續六百餘年不變。然島上原可稱蓊鬱之林木，此時概已凋零稀落，乃至不堪消耗而有「艱苦狀」。入明以後，鹽場仍續營之，灶戶鹽丁承業既久，亦多留住於島。

明太祖洪武年間，派江夏侯周德興屯戍海疆，築城設寨以防倭寇，後曾因顧慮「各省孤嶼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作歹」，下令盡行遷徙內陸，以防杜海寇侵襲或良民流為盜寇。久而移民又漸遷回。洪

武二十年於浯洲設置守禦千戶所，名「金門城」。守軍久戍，亦有遂落籍金門者。

明末，鄭成功率部衆屯金廈兩島練兵，屢次發艦渡海，抗擊清兵、海盜、荷蘭人等。後監國魯王避難至廈門，成功亦奉之寓居金門。至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鄭成功薨於台灣，金門為鄭成功之兄鄭泰所駐守，暴征苛斂，民多哀怨。⑦

清康熙二年，清軍與鄭軍降將施琅等，自泉州出兵攻金廈兩島，海戰於金門烏沙頭，鄭軍潰敗，清兵入島毀城焚房，斬刈樹林，徙遺民於界內，金門遂為荒墟。康熙十九年（公元一六八〇年），鄭氏兵敗，金廈兩島平，改金門鎮總兵。總兵官駐所原在舊金門城，即明江夏侯所建金門城，然而由於康熙二年遷界徙民，城毀屋焚，清兵平台以後設鎮時，金門城所屋落人稀，不復如舊，總兵署於是移駐後浦街市（今金城鎮），標中左右三營，仍練兵禦寇，金門仍隸屬於同安。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廈門闢為商埠，交通方便，金門就其近便，因而遠渡南洋謀生者甚衆。自此，金門與內地商賈漁農往來益加頻繁，來金定居者亦多。

民國三年，廈門析置為思明縣，金門隸屬之，由縣治派分治員駐金門。金門旅新加坡華僑等百餘人，以近代金門「政務紛馳而盜賊蜂起」，而居民與官署隔以重洋，情隱難達；且金門「孤懸海外，為泉郡之下臂，亦海濱之要地」⑧，懇請設立縣治。遂於民國三年七月，析同安翔風洛里為金門縣；民國四年正式改設縣治，分金門與烈嶼、大小嶼羣島合為一縣。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起，金門旋陷，至三十四年戰勝光復。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棄守，國軍來駐，撤銷縣政府，全面改為軍管區，於此設立金門防衛司令部，指揮古寧頭戰役等大小軍事。民國四十二年恢復縣制。四十五年設戰地政務委員會，實驗戰地政務，台金交通實施出入境管制。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終止戰地政務實驗。八十二年開始開放觀光，並舉行首任民選縣長選舉。八十四年成立金門國家公

園。⑨

- ①見許如中著《新金門志·人民志》（金門縣政府出版，民國四十八年）頁238。
- ②金門方志濫觴於明隆慶二年（1568）洪受之《滄海紀遺》，清道同年間有林焜熿等撰《金門志》。民國四年設縣以來至八十年，《金門縣志》已經五度續修。
- ③據歷史地理學家王恢先生考：「今福建除彰浦兼南海郡地及雲詔東三縣皆屬南海外，皆治縣地。」見王恢著《中國歷史地理——歷代疆域形勢》（學生書局，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再版）頁770。
- ④晉代來浯六姓為浯民之始說，始見於林焜熿父子著《金門志》，惟今其後裔均無考。民國四十四年，金門島上駐軍於金城賢厝村構工時，發現有菱形花紋古磚，經考古學家莊嚴先生鑑定，認為此類花磚之年代，上起兩漢，下迄六朝（公元前一九七年至公元六一八年間），大陸各地多有之，而金門民房，屋基牆角，發現滋多，花紋亦復不一，由此可輔證晉時中州人士移居浯島說似非謬。參見許如中《新金門志》（民國四十八年，金門縣政府出版）頁197，及莊嚴〈金門新發現古磚拓本跋〉（大陸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一期）。又，近年考古學家嘗在金門蚵殼墩（復國墩）發現背塚遺址，名為「復國墩文化」，此一人文遺跡果能確定，則六千三百年前，金門應已有人居。（參見《金門縣志·人民志》）
- ⑤《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柳冕傳（附兄柳登傳後）：「德宗貞元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史冕，在福州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羣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匹，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為監牧之資。」《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柳冕傳（附父柳芳傳後）：「德宗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史。……會冕奏閩中南朔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
- ⑥見《金門縣志·經濟志·工業篇·鹽業》。
- ⑦盧若騰《留庵詩文集》中，對鄭軍暴行有所描述與批判。盧若騰（西元1598～1664），金門賢聚（今賢厝人），明崇禎進士，授兵部主事，唐王時加兵部尚書銜。
- ⑧《同安縣志卷一·疆域沿革》：「按金門壤地偏小，本不足以建縣，非若廈門地雖

偏，為商務輻奏之區，儼然成一大都會也，第其必孤懸海外，為泉郡之下臂，亦海濱之要地也。」

⑨參見《金門縣志》〈大事志〉、〈土地志〉，及許如中著《新金門志·人民志·氏族篇》。

三、金門的社會與人文概況

(一) 城鄉與縣轄行政區域簡介

金門縣所轄區域包含大金、小金（烈嶼）二主島，及大嶼、小嶼、大擔、二擔、東碇（原南碇）、北碇（原東碇）、角嶼、草嶼、后嶼、獅嶼（原名鼠嶼）、建功嶼（原名董嶼）、復興嶼（原名覆鼎嶼）、猛虎嶼（原名虎仔嶼）和西礁等十餘座環列礁嶼，其中大嶼、小嶼及角嶼，於民國三十八年陷於中共，今所轄諸餘島，均由國軍駐守建設，而大小金本島為主要行政區域，另代管理台金間的小島烏坵鄉。

金門行政區計分三鎮二鄉，本島西部北為金寧鄉，南為金城鎮，是今縣府所在地；島中及東南部為金湖鎮，東半北部為金沙鎮，小金一島自成為烈嶼鄉。

島民久居，又以宗族團結成聚落，聚點範圍分明，各自成爲一區，各有其名，故鄉鎮下又分村里，村里銜統聚落，使行政層次分明。

■附錄：金門鄉鎮里村名表

• 金城鎮

村里	棟數
東門里	215
南門里	401
西門里	341
北門里	155
賢庵村	賢 厝 69
	山 前 26
	吳 厝 27
	井 浴 5
	庵 前 44
	官 裡 25
	東 社 4
	古 坵 22
	官路邊 7
	夏 墅 28
金水村	前水頭 196
	謝 厝 10
	后豐港 47
古城村	舊金城 179
	大古崗 103
	小古崗 53
珠沙村	珠 山 84
	沙 東 55
	歐 厝 81
	小西門 41
	泗 湖 38
合計	2,256

• 金寧鄉

村里	數棟	村里	數棟
古寧村	南 山 180	后盤村	后 村 58
	林 厝 53		西 山 8
	北 山 184		隴 口 14
安美村	西浦頭 58		
	安 岐 76		
	西 堡 45		
	中 堡 35		
	東 堡 20		
	湖 南 15		
	山 灶 5		
湖浦村	湖 下 228		
	東 坑 10		
	下埔下 44		
	頂埔下 21		
	埔 後 21		
	埔 邊 15		
榜林村	榜 林 124		
	昔果山 56		
	東 洲 24		
	后 湖 89		
	上后垵 37		
	下后垵 13		
盤山村	頂 堡 132		
	下 堡 128		
	前 厝 11		
后盤村	后盤山 63	合計	1,767

• 金湖鎮

村里	棟數	村里	棟數
新市里	新市 18	正義村	成功 136
山外村	山外 92		夏興 33
	南雄 20		尚義 68
	下庄 18	瓊林村	瓊林 247
	前埔 22		珩厝 1
	安民 30		小徑 36
	建華 19		
	陽明 9		
溪湖村	下湖 36		
	溪邊 78		
	復國墩 28		
	下新厝 18		
	后壠 28		
蓮庵村	東村 39		
	西村 41		
	庵邊 35		
	西埔 16		
	峯上 38		
料羅村	料羅 213		
	新塘 7		
新湖村	湖前 64		
	漁村 11		
	後園 12		
	塔後 56		
	新頭 76		
	兜林 14	合計	1,559

• 金沙鎮

村里	棟數	村里	棟數
汶沙里	沙 美 210	三山村	東山前 17
	后浦頭 120		碧 山 73
	東 埔 13		山 后 105
	東 蕭 19		東 店 12
	蔡 店 2	光前村	陽 宅 71
	英 坑 26		西 吳 6
浦山村	浦 邊 100		東 珩 18
	劉 澳 26		民 享 16
	下塘頭 1		蔡 厝 57
	后 宅 37		后水頭 77
	長福里 1	大洋村	田 浦 20
	呂 厝 24		大 地 32
	營 山 71		東 溪 16
何斗村	斗 門 86		東 山 24
	何 厝 69		新田墩 15
	高 坑 43		東沙尾 15
	中 蘭 52		內 洋 32
西園村	西 園 133		
	後 珩 10		
	吳 坑 32		
	田 墩 22		
	官 澳 234		
	塘 頭 28		
	青 嶼 78		
三山村	山 西 50		
	西山前 29	合計	2,126

• 烈嶼鄉

村里	棟數
上林村	上 林 76
	中 墩 10
	后 井 34
	前 埔 8
	南 塘 10
林湖村	東 林 109
	西 宅 36
	西 路 30
	羅 厝 57
	湖 下 15
西口村	西 方 83
	西 吳 22
	下 田 7
	雙 口 47
	東 坑 55
上枝村	湖井頭 16
	后 宅 26
	上 庫 42
	青 岐 133
	楊 厝 17
黃埔村	黃 厝 38
	林 邊 11
	埔 頭 25
	庵 下 6
	庵 頂 9
	后 頭 62
合計	984

資料來源：《金門縣志·土地志》（民國八十年增修，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民國八十一年金門縣政府出版發行，頁254-256）

（二）人口及其分布

金門現有居民約四萬六千人，除后浦金城及山外新市等城市里鎮為眾姓雜處外，鄉村大抵為同姓宗族聚居，世代不移。

近年地方經濟繁榮，社會發展多元，氏族不再固守世居，漸漸隨職遷就，分布範圍有漸擴大趨勢，城鄉之距亦隨建設發展逐步縮短中，雖然如此，原世居族羣的聚落分布，今仍分明可見。

（三）社會財經概況

《金門志》：「浯洲蕞爾地，羽毛齒革之所弗生。澤國居民，惟資海錯，問生涯於風濤萬頃中，亦足慨矣。田無水利，居山者，時苦亢暘。所產地瓜、花生而外，更鮮嘉穀。」^①早年的物產土資，概如其所述，海產即如牡蠣紫菜及季節魚羣如黃魚等；土產則只有地瓜、花生和白菜、扁豆等。至於近數十年來，地區主要種植作物及重要經濟命脈，為專用於釀製高粱酒的高粱。^②

明洪受《滄海紀遺》云：

「浯地隘而瘠薄，加以風沙飄壓之患，民之有常業者無幾。故或有煎曬而業於鹽者，或有漁網而業於海者，或有雜作而業於庸者，保生蓋甚難也。然而俗尚勤儉，多以詩書為業。」^③今居民多務農或兼漁，部分經商或服公職。金門地瘠民困，古來經商者多往來大陸，南北貿易；近世輒多出航海外，至南洋各地經商。近年則與台灣交流頻繁。人口外流，今所在者，除當地居民外，並有駐地國軍。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的大量駐軍，為原本人貧地瘠的金門帶來消費市場的商機，進而促起商業城鎮的興起，如大金的山外新市里、沙美，小金的東林街等，均以經營日用百貨以及民生消費為主，並以「阿兵哥」為主要客源。近年因解嚴及精兵化，開放觀光後，轉以發展觀光及其周邊工

商業為地區發展主力，社會型態亦隨財經的多元發展而面臨轉型的關鍵期。

戰地政務解除、金門開放觀光之前，除擔任公職人員之外，本島居民仍多務農，或從事工商，多為勞力生產事業；開放觀光後，則商務、服務、觀光業迅速勃興，隨財經方向的變化，其勢利導向勢必不再為此前的農業社會型態所籠罩。只是雖當變化之際，而夙昔生活典型、風俗習慣習久根深，於今猶可謂去古未遠。

（四）民情風俗

《金門志》曰：「島中歲時習尚，大概不遠廈門。然廈華侈而浯勤儉。其儒士修文而守約，其黎庶任力而謹愿，婦女尤習勤苦、事紡織。」④許如中云：「蓋海上撮土，物產非饒，不守儉約，寧免飢寒？天然環境既限制使然，舊日之賢士大夫，復身體而力行之，故金門之風俗習慣，其良好出於傳統云。」⑤

金門居民多自閩南及大陸內地輾轉移徙而來，各種歲時節慶與民俗習尚，概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一致，一般並無特殊差異；惟因地理環境之不同與鄉土沿革而小有差異，或由此而成其一方特色。《金門志》引明隆慶間縣志（按金門舊屬同安，此應是指同安縣志）云：

「浯洲居海中，有風沙之苦，（東方最甚，田鮮可耕，民多務漁。）其俗尤敦儉素。業儒者，多科目恆不乏人，最下乃精習法律耳。」⑥

金門風沙之患苦於明清，金門科舉之盛亦輩出於明清，兩者雖然各屬一事，卻不可謂無關聯。由於「地隘而瘠薄」，使島民特須刻苦耐勞以求食暖，所以能克勤克儉；因為「風沙為患，常業難保」，使難保常業之民特攻於詩書，以求於絕地中向科舉求生路、圖功業，習久漸深，島民都好以詩禮傳家之門風互標榜，「風行草偃，民德歸

厚」，貧瘠的土地上，人民乃以敦淳守禮的民風見貴氣。天然環境的壓迫，一方面粹練了金門人的厚實性格；一方面造就了窮究詩書、精研武略的文官武將，贏得「海濱鄒魯」之譽，而有「無地不開花」⑦之稱。一地風俗，一半緣於天刑造作，一半因於民之志尚。

古來人事有不可盡於人者、天道有不可得於天機者，不得其解的黎庶生民，在祖先血胤與天人感應的交感意識下，對科第榮顯和富貴騰達的羨慕嚮往，每轉向祖先風水與子孫氣運關係中求推論與解釋，這原是根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明清時代，在自然環境轉劣卻富貴世家盛起的金門人心中，風水氣運，更是其中不可忽疑的機轉奧妙所在，因此不但葬地看風水，且認為一邑的科第乃至人丁的盛衰，都與風水攸關，因而對生活環境的變遷也顯得特為敏感。對於明清以來許多人物的盛衰及各城鄉村落環境的劇變和起落，島上至今仍流傳有許多關於其人其地的風水傳說。

(五) 宗教信仰

金門居民以信奉佛教、道教自居者多；而金城山外等城鎮處亦有天主堂及基督教會。然一般而言，金門並無顯著宗教，而民間信仰頗為盛行。

昔人常說金門經朱子過化，人稱「海濱鄒魯」，當文風鼎盛之際，賢人概都以儒禮範家，而不好尚佛事，除祭祀祖先與鄉賢之外，金門曾無淫祠糜祀，因此遂無顯著宗教。⑧

然而金門其實本是農漁社會，當太平清明，物產豐足之世，禮樂之教或足以持世，但當風雲變色，人事災逆難料而民生戚蹙困頓時，對自然的莫測與敬畏，難以逆料的福禍，人終還須要宗教的依賴與信仰的支持；賢達的德望人望或能影響一時，風遺後代，但天理人道之大論，畢竟不敵天災的變數與人世的滄桑來得直接而深刻。面對「天」「人」的現實挑戰，對生存變數仍深存敬畏的人來說，除了親敬的祖先和鄉賢遺靈的庇佑之外，總需要一些更強有力的保證，作為

免於恐懼與安定的憑藉。這種需求，表現於現實生活上，是世俗價值觀下對功名利祿的肯定與嚮往；在心理上，是對無形於天地間的神明之愛慕與渴望，因此信天命而崇鬼神，而人自以為力所不及的耕稼豐歉、禍福盈虧的決定與結果，便藉由對天地鬼神的祭祀還諸天地鬼神，於是能有「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沈靜踏實的力量，而有「盡人事，聽天命」的定信，形成傳統農業社會之「樂天知命」的性格，看似消極的哲學，卻也蘊涵百折不撓的意志與積極奮鬥的力量。農業社會的金門，在同樣的生活型態下，一般的思維與整體的性格並無二致；同樣心理與環境背景下的民間信仰，在本質上亦無不同。

民間信仰，就其信仰對象性質分析，一般可別為兩類：一為神道信仰，一為祖先崇拜。

(1)神道信仰

由於地貧人困，加上明清以後迭起的海盜兵燹之災禍，天然環境及後天遭遇的種種考驗，使金門人特能吃苦耐勞，憂患意識卻更深刻，無形中加深了對神明等無形力量之護助的渴望與依賴，不僅家門廳堂供佛設像以鎮宅，且處處宮觀寺廟林立，一鄉甚至多達四、五座廟。各廟宇奉祀的對象種類極多，不外是我國傳統民間信仰的天公、關公、土地神、城隍爺等，以及福建省域普遍奉祀的天上聖母、廣澤尊王、清水祖師、註生娘娘等，幾乎遍在全縣各廟宇，而各廟中又不乏金門當地特有或與其地緣相關之神，如：

陳淵——即金門縣志及地方故老所稱之唐代率十二姓民衆來金門牧馬開墾的牧馬監，島人稱為「開活恩主」，呼為「恩主公」。廟在金城庵前，稱「牧馬侯祠」，廟名「孚濟」，金門當地稱之「祖廟」；其他在金城古岡、金湖鎮夏興、下莊，金寧鄉后垵、榜林，金沙鎮西園、前埔等島上鄉鎮各處亦有祠祀。新加坡金門同鄉會館亦名「孚濟」。

朱子——即宋朱熹。傳朱熹任同安主簿時，曾講學金門，並建燕南書院於燕南山。朱子過化，金門文風大振，明清兩朝，文官武吏，



瓊林蔡氏宗祠——一世宗祠。(金湖瓊林)



瓊林蔡氏宗祠——六世宗祠。(金湖瓊林)

科第連捷，有「無地不開花，無金不成同」之諺，及「海濱鄒魯」美名遍傳於世。金門民間稱朱子為朱文公，有祠祀於金城浯江書院。

鄭成功——明末在金門、廈門島練兵抗清，唐王賜國姓，封延平郡王，俗稱國姓爺。金門民間一般並無奉祀延平郡王鄭成功者，當地唯一延平郡王祠在金城夏墅，為民國五十七年，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指示興建。

李光前——為民國三十八年，古寧頭大戰時陣亡於西浦頭團長。傳云李烈士有靈異，居民在其殉難處鳩資建廟為祀，香火鼎盛。

(2) 祖先祠祀

神道信仰而外，金門人民又特重祖先祠祀，各姓宗族多有宗祠。「宗祠在宗教心理上，亦占重要之地位。蓋國人傳統，人生之歸宿，不在升天成佛，而在子孝孫賢，不在天堂，而在宗祠，而金門人為尤然。」^⑨尤其以氏族關係聚居的村落，常以宗祠為中心而聚散，累世聚居而族史久遠者，更有一村中而有同姓宗祠曰一世宗祠、二世宗祠乃至六世、十世宗祠等數座同姓同宗宗祠，如瓊林村之蔡氏宗祠羣。一般居家也都有家堂奉祀祖先及家神，通常以祖先龕居左，以神佛龕居右，而祖先之超特者，也可升格為神，如后湖許獬、后水頭黃偉、后豐港洪旭等，皆以高超才德或特殊功蹟而為時人及後代景仰，死後被後人神格化而作神像祀之，如：

黃逸所——黃偉，字孟偉，號逸所，又號逸叟，汶水頭（今后水頭）人。明武宗正德九年進士，為官清慎明恕，為人慈祥簡易，有進退大節，浯洲有諺云：「文章許鐘斗（許獬），人品黃逸叟。」偉歿後，鄉人思其德澤，為之雕塑神像以祀，稱「黃太守」。其故宅在后水頭村東南隅，後建為慈德宮，祀黃偉神位。

許獬——字子遜，號鐘斗，后湖人。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會試，獬居進士第一為會元，嘗自勵云：「取天下第一等名位，不若幹天下第一等事業，更不若做天下第一等人品。」金門民間好以「許會元」之稱呼傳說其軼事。

洪旭——字念衷，號九峯，洪門港（今后豐港）人。南明抗清，旭以軍功得官，為鄭成功所重，封忠振伯，民間常稱之「洪伯爺」。成功卒後，旭以二十舟擁嗣子鄭經東歸，經營台澎守備；旭卒後，於清康熙賜運棺回原籍營葬，光緒初，敕從祀延平郡王祠東廡。明永曆間，旭嘗捐貲修建太武山海印寺，又捐山下田數十畝為寺產，寺僧為塑像立祠於寺旁。清中葉後，祠漸荒廢，斗門村民奉其神像於村之靖海公，稱「洪堤公」，或「當境公」⑩。

(3)風獅爺

除廟祀之神與祖宗之祠外，由於早昔深受風沙苦患，金門當地另一特殊信仰對象，即以任「鎮風煞」職務崛起的「風獅爺」。「活地苦風，村落多在藏風處，其當風路口，每見有石刻巨獸作狻猊張口人立狀，俗稱風獅，云可擋風。」⑪今金門存見之風獅爺，約五、六十尊之數，各尊大小、姿態、神色各異，多數遍布於迎強烈東北季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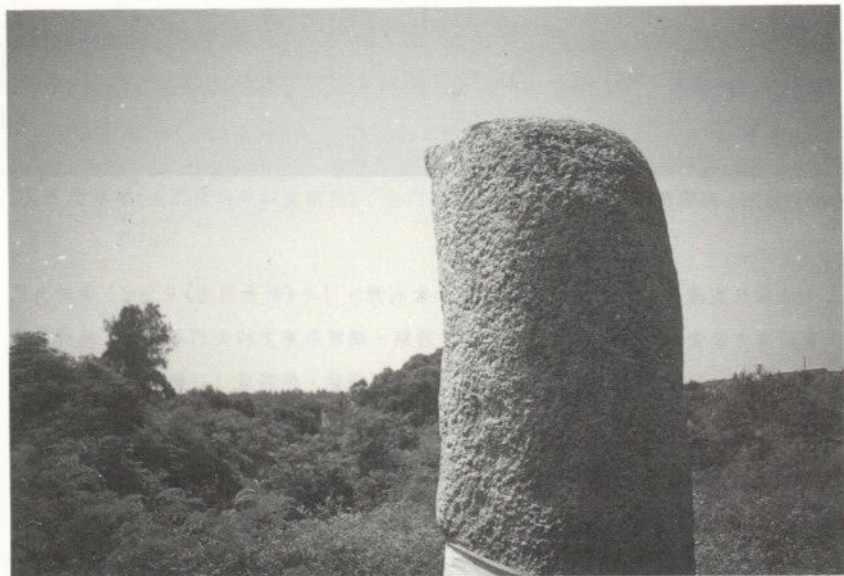


鎮守於村落邊緣的風獅爺。(金湖瓊林)

金東及海岸村落面風向的村口，主要為「鎮風煞」的目的而設置，某些風獅的設置則是由風水信仰衍生的「風水煞」（如水煞、屋角煞、風水墓壘之煞等）觀念而設立的。隨著信仰概念的擴大與環境型態的改變，「現在所祈求於風獅爺的事項已完全和鎮風煞無關，不外乎是祈求闔家平安、賜福保健、解決厄境和求子女事業之順遂，少數因所養的牲畜如牛、豬染病而來，也有祈求作物之豐收。」^②從昔至今，從天災到人事的憂患，金門風獅爺總是立於災變之可能的最前線，為金門居民的定心石，也是金門風景中饒富風情與親切感的景致。

①清·林焜燿《金門志·分域略·物貨篇》。

②高粱原非金門固有產物，清林焜燿所著《金門志》之〈物貨篇〉尚未見提及。近人許如中所著《新金門志·土地志·物產篇》云：「父老云金門舊無高粱，日據時期，從東北運來豆餅，偶黏有高粱種子，落田間發芽滋長，為烈嶼農人發現試種。……至



前方的青蔥綠翠，曾是一片黃沙滾滾。



農曆六月裡，攤曬在馬路上的金門高粱。

今品種日有改良，易米釀酒，為島上一大利源。」（《新金門志》頁202）由於島民習於南方飲食，吃不慣北方高粱，國軍時期，胡璉將軍主持金門軍政時，施行「一斤高粱換一斤米」的政策，提倡「種高粱、釀高粱、燃高粱」以解決地方的經濟及燃料不足的問題。其過程可參閱胡璉著《金門憶舊》之四（高粱酒與地瓜干）篇。

（《金門憶舊》，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台北黎明文化出版）

- ③《滄海紀遺，本業之紀》。
- ④清·林焜熿《金門志·風俗記》。
- ⑤許如中著《新金門志》，頁255。

⑥清·林焜熿《金門志·風俗記·風尚篇》。

⑦金門舊諺云：「無地不開花，無金不成同。」清林焜熿著《浯洲見聞錄》記載：「同安鄉榜，始盛於嘉靖戊子辛卯……辛卯七人則皆浯產……。以封域論，同安分有十里，浯地尚未備乎一里，科名風節，接武比肩，為閩憶邑冠。統計明興同捷鄉會闈三分之，梧有其二。……故諺云『無地不開花』。」蓋喻科第之繁盛。見許如中著《新金門志》頁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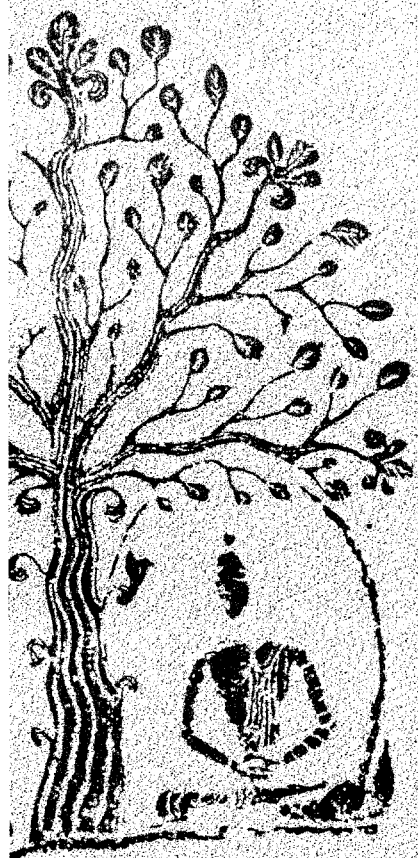
⑧明·洪受《滄海紀遺·風俗之紀》：「或奠或祭，概依家禮，佛事則盡黜之而後已。倡之者亦自黃逸所（叟）始也。」按：黃逸叟名黃偉，明正德九年進士，歷任刑部、知府，有賢名。《金門志》：「后湖許姓，獨不作佛事，祖祠祭祀行三獻禮。」按：后湖許姓即許獬後裔。許獬，明萬曆辛丑科會元，有才名。民間傳說獬曾以扇摑佛面。

⑨許如中《新金門志·氏族篇》，頁253。

⑩以上參閱《金門縣志·人民志》（民國八十一年，金門社教館編印）之第三章〈民間信仰〉，及《金門史蹟源流》（李錫回主編，民國七十六年，金門縣政府出版）之第參章〈歷代光啓金門之先賢及其遺蹟〉。

⑪見《金門縣志·人民志·禮俗篇》（金門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五十七年初版）頁291，其句下云：「有風患者，村落每致遷移，如李洋（今內洋）、西洪（今榕園所在），昔為村落，今漸荒蕪。」

⑫見陳炳容著《金門風獅爺調查研究》（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印，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出版），頁58。



參、金門民間傳說的搜集整理



一、民間文學之採錄與整理的必要

(一) 民間文學之搜集整理的意義與目的

民間文學既然是民間自發的口頭創作、口頭傳承的口傳文學，那麼刻意的採錄與文字的整理是否為多餘而累贅的行動？有人甚至懷疑其動作對民間口傳文學可能產生非自然的影響，乃至有破壞其創作本質的可能。

民間口傳文學的本質與採錄整理工作的性質，在理論上的關係，容或可以有認識或思想上的意見紛歧，但行動上的實踐永遠先於理論的統一，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國的周易、詩經已有意識地記錄並保存了民間文學作品，詩經更是由官方主持，刻意搜集整理的民歌總集，以作為「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根據。^①可見當時搜集整理民間文學具有政治上的意義與目的。日軍占領台灣時，也曾對台灣的歌謠諺語及原住民的神話傳說故事等民間文學做了調查與搜集整理，為今日的台灣民間文學留下不少寶貴的資料，而其當時的目的，也無非是要從其中觀察並了解台灣的民情風俗與人民的思想意識，以便作為統治與控制的參考。時至今日，周王朝、日本人都已遠去，所搜集的民間文學資料在政治上的意義與目的，也隨其時代與統治力量的失散而消解，卻同時產生新的文化意義，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詩經的價值是不待言了，日據時代搜集整理的民間文學資料，至今仍是台灣最有價值的文化財產之一，我們得以略見早期的民間文學風貌，由此觀古風、知舊俗、識先民，這便是它們的價值所在，也是搜集整理的意義所在。民間文學雖然在民間生生不息，但也隨著時空的變革在不斷的流失，帶著先人的記憶、智慧以及民間文化的根，愈

埋愈深，以至埋沒。

舊的消亡，新的復起，民間文學代代傳承，也在代代更新：梁祝講了千百年，年年新奇，一致的浪漫情懷，有異時異地的不同想像和文化風情。「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不僅作家文學如此，民間口頭文學也是如此。靠著這些遺產的保存，使我們知古而惜今；在社會全面向科學文明進化的今日，舊時代口頭文學的生存空間將隨著識字教育的普及和聲光媒體的發達而愈來愈為書面文學（包括作家文學，乃至聲光影音文學）所占据，而其中附著的傳統意義和文化價值卻是新文化形式不可取代的。處於交替世代的我們，更有責任和義務整理保存民間口頭文學的歷史面貌，給予後世最大的認識空間，也為人文科學的研究提供資料。

（二）採錄的必要

民間口頭文學的變異性，與傳播的時空環境有密切關係，它的創意發生於它被演述的當下，它的變異性也來自於它被演述的當下。採錄的目的，在於多方採擷民間文學作品，保存口傳中的各種樣本，以呈現較客觀而全面的資料；另一方面，參與採錄工作的意義是：只有見識到民間文學在民間口頭傳述的實況，才能真正體會它的藝術本質、民間意義和價值所在。

口頭文學的特點和活力都來自它口傳的性質：因為是口傳，在傳承中有聽者和演述者的互動參與於其間，因此每一個講述活動都有著不同情境、不同的參與者帶來的無限多種可能的變數，因而是立體、不可重複、不可取代的。所以故事的「真相」和故事的變化都發生於故事的流傳中，採錄的工作便是在口頭傳說中擷取樣本並做觀察記錄，建立資料。

在口頭傳說中，有一些故事會因為時代觀念或生活環境的改變，而漸漸失去其傳播的觸機與動力，使故事的部分情節單元素或是情節單元被轉化或移植甚或整個消失，故事本身便不再發展甚至不再流

傳，而可能僅存隻言片語的俗話或謠諺，或只停留於筆記小說的片段記錄，如古代的神話，如夸父追日等。這時曾經記錄過的資料便更顯得珍貴而意義重大。

更多的故事繼續在民間以口頭敘述的方式流傳，即使偶爾流入文人的筆記或小說裡，仍不影響它口頭流傳的民間性質，以民間的想像和趣味在講述中擊出共鳴並繼續發展和傳播。既是口頭流動的傳播與敘述，自然也沒有統一一致的範本，而是憑傳播者的記憶與組織能力，輾轉複述之外，並在故事的發展環節或趣味性上，憑講述者的思想見聞及創造與想像能力，在講述中加油添醋或增減枝節，因此在情節上可能有疏有漏，普遍的調查與採錄，除了了解故事流傳的概況，也有助於發現故事的全貌以及演變情形。

(三) 整理的意義和原則

採錄是為全面搜集資料，整理是為保存資料並促使更廣泛的傳播。客觀的民間文學資料，是以實際的採錄為本，配合以忠實的記錄和科學的整理而建立的。

所謂客觀是指資料自然如實的呈現，不以主觀的意識或方式改變其原來的本質和風貌。所以忠實的記錄、科學的整理就是以保存客觀的資料為前題而提出的資料處理原則和方法。

歌謠、諺語等韻文作品，由於語短字少，且語言句式穩定，在文字資料的建立上，通常採取逐言的如實記錄。至於神話傳說故事等散文敘事作品，在口頭敘述流傳中，從組織結構到語言習慣都有因人而異的變化，當以聽覺為主要訴求的口頭語言轉為以視覺為主要訴求的書面文字時，在聽覺上瞬間即逝而可以跳躍的連貫意義的口頭語言，在文字的呈現上，如果完全如實的逐言逐句的照錄，難免有許多不必要的冗言雜句滲於其中，造成閱讀上的障礙，這時整理的必要和整理的問題便由此發生。

科學的整理就是在不違背「忠實的記錄」原則下，將原始資料處

理為既有可讀性，又不失其客觀性的資料處理方法。一方面在忠實記錄的原則上，不改動其敘事模式和增刪其情節單元^②；一方面在講述者原始敘述的基礎上，適當的梳理不必要的冗詞雜句，語句不連貫或不通順的地方，則稍作不影響其語言風味的修飾，保持其一貫的語言風格和語氣的流暢，必要時，在特殊的方言下加註解說明，一則以保留其方言的特色，一則以讓閱讀者明白易懂。如此既保留口頭語言特色，又不影響閱讀的文字處理，是為科學的整理。這樣的整理之下，則來自民間的口頭文學可以輕易回到民間的口頭，不懂得該方言的閱讀者和研究者，也能從清晰的文字條理上分享各地的民間文學趣味和材料。因此，在客觀資料的建立上，「整理記錄」的意義便大不同於一般文字記錄上直接以文字構思、敘述的「編寫記錄」。

• 整理與編寫的差異

善於講述者未必善於書寫，善於文章者未必善以言語動人，就是因為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有迥然不同的特性與習慣，表現著不同的思考方法。書面語言以有形體的文字為媒藉，閱讀時能予人思考的空間，強調敘述邏輯和文字內涵；口頭語言是以聲音為體為用，瞬間即逝，以易聽易懂為目的，重視表達效果。所以相同的故事，類似的情節，以書面文字寫出及以口頭語言表述出來的風格和效果，自是完全迥異。限於邏輯的規範，書面語言在其線性的邏輯思考下，敘述上容易以周密而連貫的思路展現，但一般所表現出來的活力與生動性，卻往往不如口頭語言跳躍性的思考與表述之活潑自然。民間文學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創造性正是來自於其口頭的基本特徵。習慣於文字敘述與邏輯思考的文人學者，在記錄或敘述事件過程時，不論是敘述模式或遣詞用字，都與口頭敘事和民間語言截然不同，而民間文學的本質特徵，在這樣的記錄當中，除了構成故事要素的情節單元可能得以被保留外（有時候也會被自以為是的整理者以「不合常理」而扼殺），則很難再見出其他的民間本質和口頭特徵。

傳統的民間故事記錄者，多為熱心地方文化或喜於好奇搜異的文

人，憑其素日所見所聞，執筆記述為文，記錄些可驚可喜、可笑可鄂、可奇可怪之傳說見聞，文學史上通稱為筆記小說。有些記錄者偶爾還揉入執筆者個人感思，如此便成為文人式的案頭文章，即所謂的「作家文學」，則其中記錄的傳說故事便成為作家「發思古幽情」的創作題材，而不是單純的故事本身了。雖然，不可否認，在民間文學「妾身未明」的時代，歷代傳統文人的筆記小說，的確因此為後世留下了不少神話傳說故事在各時代停留過的蛛絲馬跡。然而，在民間文學終於名正言順，同時產生新的價值和意義的今日，更多的人想看「完整的蜘蛛」和「實在的馬」，以見牠們的本來面目，觀察牠們的自然生態，而不能再滿足於截肢編寫的記錄。因此，在採錄的基礎上，對民間文學做「科學的整理」和「忠實的記錄」，其價值和意義必遠超過傳統文人筆記式的「編寫」記錄。

• 周邊資料的建立

在針對於文本（即故事內容本身）做忠實的記錄、科學的整理之外，一份有科學價值的客觀資料，還應提供周邊環境的背景資料，如：講述人姓名、年齡、職業（了解其生活經歷），以及採錄時間、地點和講述的環境場合等，最後再詢及講述人的故事來源，以充分了解故事流傳的背景、歷史，便於發掘其深層意義和思想內涵。

①《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②情節單元：民間文學的專門術語，指「一則故事中不能再加以分析的最簡單情節」（見於金榮華教授《六朝志怪小說情節單元分類索引》，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文學研究所出版，1984），或者說「是民間故事、神話、敘事詩等敘事體裁的民間文學作品內容敘述的最小單位」（見劉魁立《世界各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述評》，載於大陸《民間文學論壇》1982年創刊號，頁64）。一個故事、傳說之所以會令人一再傳述，就是因為其中有一個以上不比尋常、令人好奇或感興趣的人或事或物等，即所謂「情節單元」的存在，而構成其被敘述的要件，被大眾廣為傳述，即成為「民間故事」、「民間傳說」。比如「死後復活」就是一個情節單元。

「情節單元」一詞，即西方所謂的「motif」，一般中譯為「母題」，金榮華教授認為此譯名易使人引起以為其中還有更小的「子題」的聯想，因此以完全意譯方式，譯稱為「情節單元」，含義明確，已獲得一些中國民間文藝學家如劉守華等的承認並運用。

二、金門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與現有成果

(一) 編寫記錄方面

近代金門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有「採錄整理」的成果，也有「編寫記錄」的貢獻，在此僅據筆者所知略作概述。

在編寫記錄上，早期的某些地方文獻如清道同年間的《金門志》、民國以後數度編修的《金門縣志》及民國六十一年由金門地方文獻委員會編印的《金門先賢錄》等，在書後或文中附錄的地方傳說及名人軼事傳說，都曾為早期的金門民間文學留下了可貴的記錄，雖只是鳳毛麟爪，但也多少填補了記錄上空白的遺憾。至於其以文言寫成的書面記錄，似乎有違今日所謂「科學性整理」原則的不美，但在其時其地，當民間傳說還只能當書後文末的附錄「聊以為娛」的時代，能以筆記錄下這些資料的文人們，實已足以為今日搜集整理者的前輩和研究者的功臣，而不能以整理上的「科學性」質疑其記錄上的「資料性」。

近年來地方意識抬頭，地方文化勃興，許多愛鄉樂土和熱中於文化工作者，紛紛投入地方文化資源的調查與搜集整理工作，形成今日一股方興未艾的民俗熱。初起的有心人士多好針對客觀形式鮮明的文化活動如：民間慶典、信仰、風俗習慣等，做旁觀的觀察與記錄，而采風中偶然所得的民間傳說、故事則往往只是言簡義賅的附錄，少有專門的採錄記載。在《金門縣志》、《金門先賢錄》對地方傳說的採摘附錄之外，金門地區之以地方傳說故事為主體的編寫記錄，可以金門高中教師洪春柳所著的《金門傳奇——七鶴戲水的故鄉》一書為代表。

以「金門傳奇」為主標題的《七鶴戲水的故鄉》，基本上以金門地方風物及人物的傳說為主，結合地方文獻的相關記錄與作者聽聞於親

友的口頭講述，憑作者個人的文藝修養和聯想加以組織編寫，成為以金門地方的人、事、物為主題而成綱領的「金門鄉賢傳奇」、「金門宗祠傳奇」、「金門寺廟傳奇」、「金門風水傳奇」、「金門土產傳奇」、「金門文物傳奇」、「金門禮俗傳奇」等，搭配相關的古蹟文物和風景圖片，輯為一文圖並茂的散文集。該書已於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出版問世。以其材料來源和文字處理方式，從民間文學的本質層面看，這樣的編寫記錄方式雖然未可稱為科學性的整理，採錄上的成果和貢獻也有限，但做為金門地方傳說故事專集的第一本書，相信對地方文化資源的開拓和工作者視野的展望，應具有啟示性的建設意義吧。

(二) 採錄與整理方面

在採錄活動上，可由計畫性的短期採錄或非計畫性的不定時採錄來分述。金門之有計畫性的民間故事採錄活動，約有兩次：

(1) 金門金城國中的採錄

一為民國七十九年三至四月間，由金門金城國中教師王振漢等帶領該校校刊《晨風》編輯小組的國二學生羣，利用假日餘閒所作的「訪浯島鄉親說金門傳奇」採錄活動。①該次的採集成果，曾經該師生共同整理為文字，發表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的《金門日報·浯江副刊》上。由於有實際採錄所得的基礎，指導老師也有意識的保存故事的本來面目，因此在其文字記錄上，雖然也免不了的以文字思考模式下的書面語言代替了大半的原來的口頭語言，但仍有部分保留了口頭敘事的模式和一些口語的特徵，如：〈還魂〉：「古代私塾，學生並不是不用作功課，他們也是有家課的，在每週二、五，或是三、六，老夫子常會出題目要學生作，或出聯子叫學生對。」②這裡的「每週二、五，或是三、六」就是一種口頭敘事上的特徵，講述人以講者和聽者彼此熟悉的事物和簡單而未必合乎邏輯規範的言語，成功的表達了一個原來不好說明的一種「不確定但有

規律性的時間」的意思，這就是口頭傳述的魅力和特徵，而記錄者忠實的保留了它，沒有以「固定在每個月或每星期中的某幾天」一類的書面語言來代替，便使這份記錄有了整理意義上的客觀性。除了文字處理的客觀性外，編輯者在各故事前所加的標題下，還記錄了「口述者」資料，包括地名（應即其採錄地點）、姓名、職業（農、工、商、公務員等），雖有不夠完整（如缺記了採錄時間）和缺乏細緻處（如地點只記城鎮而無村里名、職業別的記錄太籠統），但已使其整理記錄具備了起碼的科學性和資料性的基礎。

這一次的採錄是基於「今日人們的休閒娛樂已有多重的選擇，往日環繞耆老們講故事的情景，自然不復存在了，因此許多故事的生命也逐漸凋零消逝」③的慨惜心情與危機意識下，所做的緊急行動，雖然後來限於人力與種種現實的因素，這項有意義的活動並沒有持續地有計畫進行，但其積極的行動與具體的成績，已開地區採集整理民間口傳文學風氣之先。

(2) 台北文化大學中文所的採錄

另一次較具規模的計畫性搜集整理的採錄行動，為同年十一月底，由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金榮華教授策畫領導該所「民間文學小組」進行的「金門民間故事」的採錄。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下旬，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的民間文學小組，受中國民間文學學會的委託，至金門做了五天的民間故事採錄。已有台東卑南族、屏東魯凱族等採錄整理經驗的文大中文所民間文學小組，在當時金門仍處於戰地戒嚴的狀況下，雖然有種種不便和限制，但在當時的金門縣長和各文教首長的支援協助下，採錄工作仍屬順利，並在小組成員的努力和成熟的採錄技巧下，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當時至少採集了金門當地普遍流傳的傳說故事五十種左右，其中情節較完整而頗具代表性的約有三十幾種，目前已全數整理完成，即將付印出版。

在採錄和整理方式上，此次採錄者採集資料的方式是以訪問錄音為主；資料採回後，小組成員再將錄音帶上的敘述轉成文字初稿；初稿完成，再做方便於閱讀者的文字的整理以及提供研究者利用的情節單元分析。整個過程固然耗時而費神，但秉其嚴謹的學術精神所做的細緻而客觀的科學性的整理，使其文字記錄不僅具有通俗的可讀性，而且具有客觀的學術性。當然，故事講述者的姓名及背景資料，和採錄時間、地點的記錄，是其文字資料上不可或缺的一項。

(3)其他團體與個人的採錄

除了團體的計畫性採錄活動外，金門本地也有一些在地采風的個人工作者，不定時的穿梭於鄉村田野間，巡獵值得搜羅的風土材料，較常發表其工作成果者有如：許維民、葉鈞培、陳炳容和楊天厚林麗寬等，以及長期指導金城國中校刊《晨風》編輯小組做鄉土采風工作的該校各國文老師等，這些人都是金門當地國、高中職的教師，由於教學和個人的興趣與熱忱，時常帶領學生或獨自行動深入田野，長期投入於鄉土文化工作，在觀察、記錄之外，有的並嘗試做進一步的研究。

在民間故事的採錄上，雖然不特見個人做專門的採錄，但在各人發表的記錄資料上，可以顯見這些工作者集注於其中的用心與注意力，並不曾忽視過這些傳說故事的價值（尤其金門的傳說故事常與當地的歷史遺跡密切關聯）。以金城國中校刊《晨風》編輯小組所做的采風報告為例，自民國八十年起所做的一系列古蹟、宗祠、寺廟、村落的調查報告中，都有同學們「或親身採探、或詢問故老、或參閱文獻」④所得的資料，其中不乏與其寺廟古蹟文物及鄉賢相關的傳說故事的記錄。其他散見於金門當地報刊雜誌的采風記錄，除已收錄於《晨風》的發表記錄外，在民間故事的採集方面，或以陳炳容於民國八十五年文藝季中所做的「金門城的常民生活和民間信仰」之採集記錄最具代表性。該文分三篇發表於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八日至七月十日的《金門日報·浯江副刊》上，雖以「常民生活和民間信仰」為題，實際上正是

以採集所得的當地傳說故事為材料，以故事主題為單位，分條記載為：「金門城的風水」、「周德興的下場」、「楊康十八石窖」、「仙公完夢」…等，作者先以客觀敘述的文字將故事情節記錄下來，末後再簡述其傳說風物或事件今日的樣貌和概況，可能正因其傳說故事都與當地的生活觀念和信仰對象有關，所以以「常民生活和民間信仰」為題。

在團體的計畫性採錄與個人采風行動外，事先並未做專程的採錄計畫而有具體行動和工作成果者，有民國八十三年十月，金門縣政府主辦的「金門縣古蹟解說訓練班」的「鄉野傳奇 V. S. 古蹟講演」單元中，學員所做的鄉野傳奇訪談和編寫記錄工作，曾經編輯整理為該訓練班的《第一期學員心得彙編》，未出版。其中大部分為學員根據文獻記錄衍伸改寫的作品；或者是實際訪談之後，以個人文筆敘述編寫的記錄；其中少數一、二件作品有附記「資料提供」（講述者）姓名。^⑤

①見王振漢撰〈「訪浯島鄉親說金門傳奇」寫作緣起〉，載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正氣中華報·金門日報」第六版「正氣副刊」。

②見〈「訪浯島鄉親說金門傳奇」1——文章睥世的許會元〉，撰文署名「城中晨風編輯小組」，載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正氣中華報·金門日報」第六版「正氣副刊」。

③同上（註20）。

④見《晨風》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年六月，金門縣金城國中出版）〈專題製作——採探祖先走過的足跡〉頁15，指導老師引言。

⑤感謝金門縣政府民政局副局長蔡元友先生及宋夢琪小姐熱心提供其未出版資料，並惠告其工程過程。